

第壹集下

點石齋畫報

尊聞閣主署

習俗移人

金陵俗例於四月十八日謂之過瀾凡見其齋  
貴之家先數日即飾宇上珠為羽士服皇冠

霞帔隨寶馬香車相與焚香  
頂禮於玉皇大帝香案前口中

喃喃如解穰狀初不知其所謂  
後詢知各處羽士與子平家

聯絡一氣蛇索機動因致終  
未以深淵弱質張

口豈敢恨不泥肯哉  
蘇滄下舍為弟子

故一聞紫微誕期可  
以解厄可以禳

禍遂不免  
舉國若

狂無定  
無難到

公卿從  
此似可操

左卷吳古  
來身登九五

且有受方士之恩而  
不悟者況女子家乎



Bj14C

884T

2

自取撓敗

贖武窮兵古人所戒故老成謀國  
 苟非萬不得已必不肯輕啓兵端  
 殘人血肉之體前者和議已成薄  
 海人民同深慶幸不謂近日聞  
 海防來電殊駭聽聞初八日報  
 登有本月初一日法軍無故率大  
 隊至廣西邊界見我防營遂  
 即開炮我軍為其所逼故六  
 列隊迎拒法人負傷而退  
 初十日報登香港中外新聞紙  
 則云法軍剿捕海盜不識  
 路徑致犯黑旗遂為黑旗大  
 敗法兵二百名生還者僅五六  
 人合兩事以參觀之答由自取  
 矣傳不云乎兵猶犬也弗戢  
 將自焚也 中朝俯准議  
 和而猶不自斂抑促兵  
 四出天心好生不好殺



決不佑其滿詐以遂其  
 後開抵陳之謀也徒糜  
 爛其民而  
 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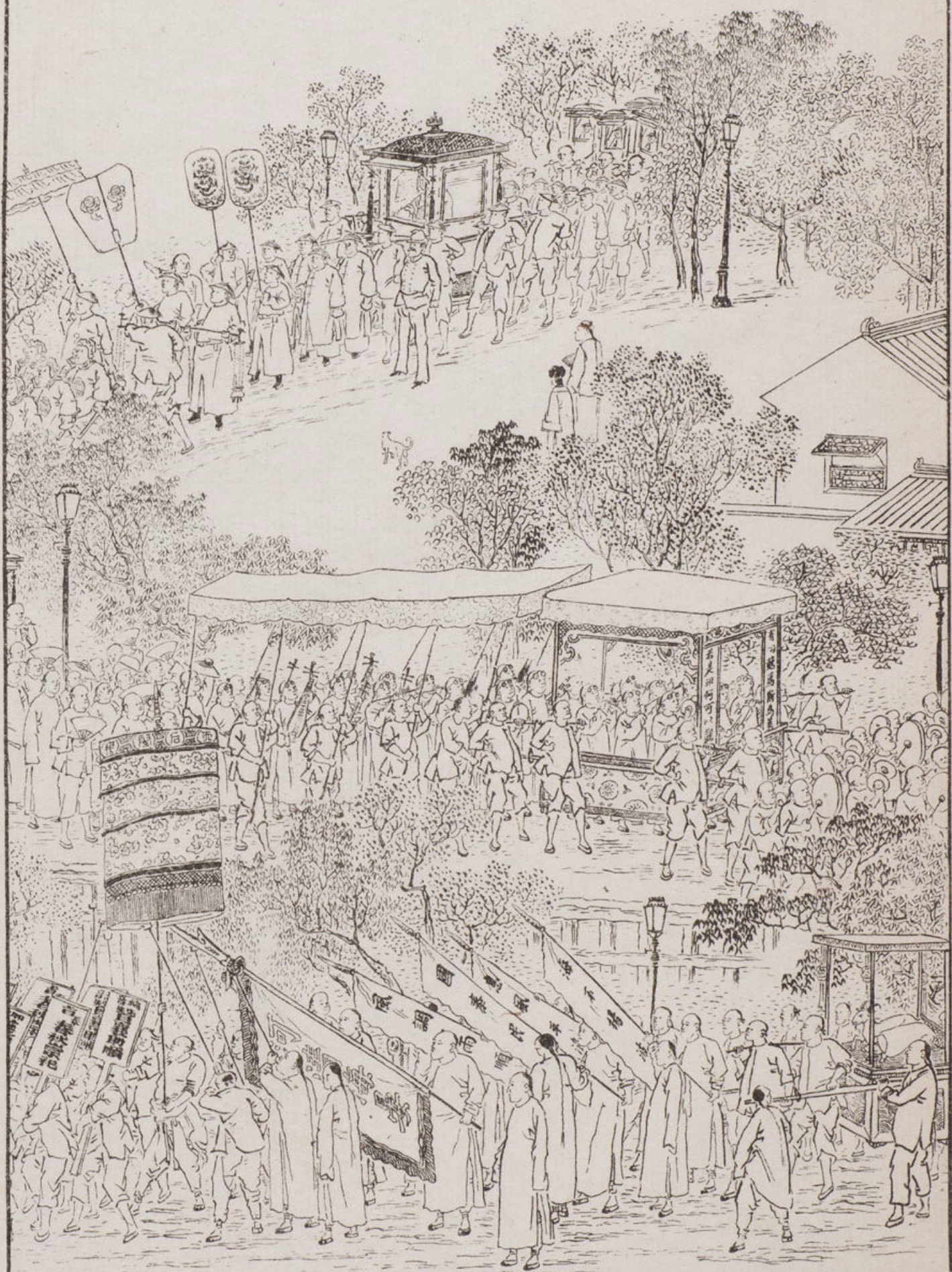


冤沈孽海

肅鴉振羽離鳳驚鬼世人好治遊  
但說此間樂而不知當高戲地吸泣者不知凡  
幾情天孽海良家婦女驟入火坑難迎新  
送舊迫於勢而無如何而必求其心所樂為  
也揚州新城明瓦巷內有曾姓者陽開  
容棧而春色暗藏是與娼寮無異春  
間在與化色一婦未揚作夥婦有  
夫言明每年得洋五十元該婦至  
棧後朝雲暮雨生意蓬蓬勃舉室推為想  
楚近來有大腹賈日夕與俱深知其奉  
顧出五十金脫其籍以歸於趙不料棧  
主倚為錢樹子故昂其值不界以破  
鏡之重圓客以所謀不遂即求東家婦念  
抱乘人不覺服阿芙蓉膏而死之  
日得與興化來信其夫亦於數  
日前病故曾家婦以為可欺  
眾良頓賦置展僻巷僻地  
保報善堂收殮而婦之再與兄及  
夫弟聞信趕至大為為難一面先  
行報官請驗云



迎神入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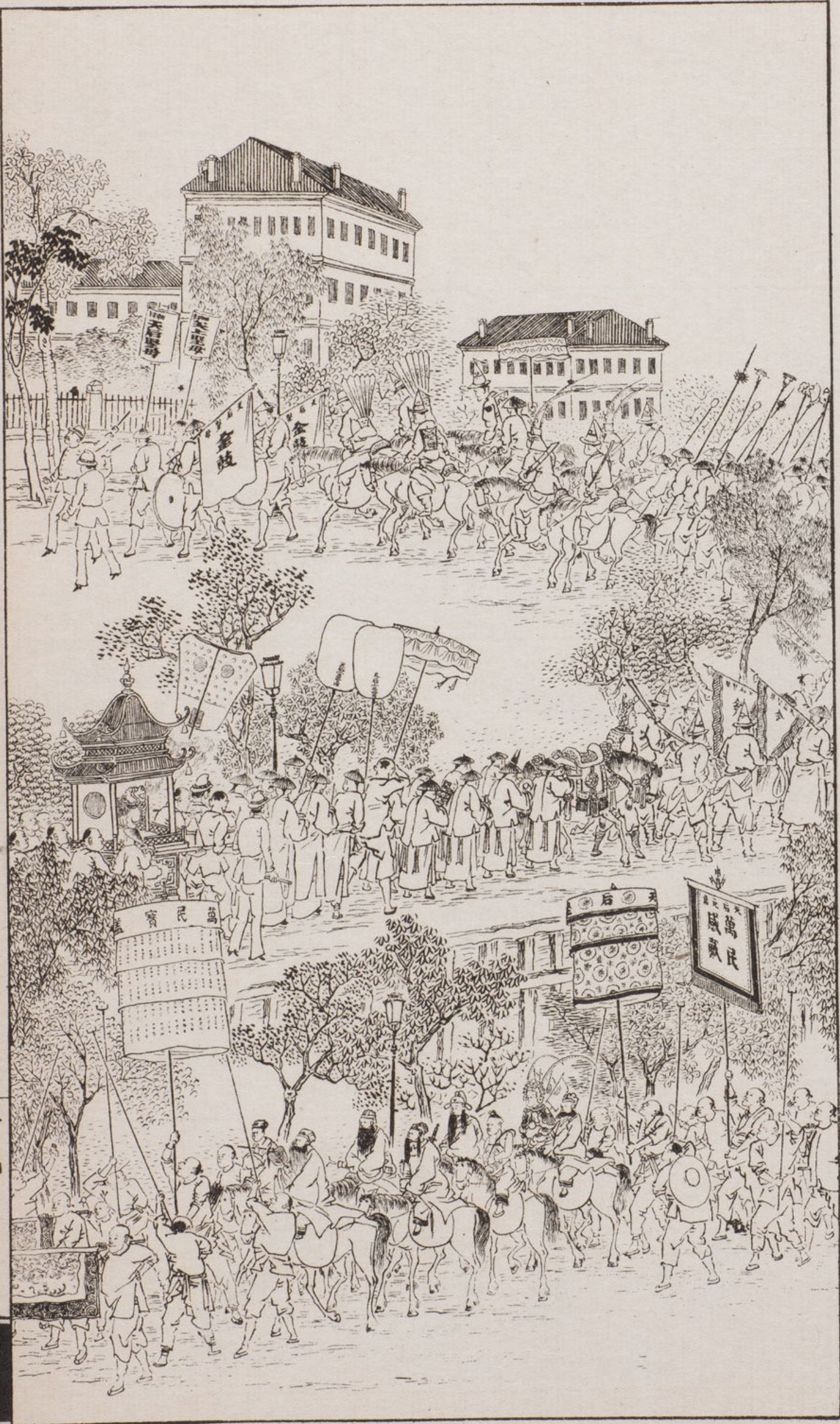
吳友如作



本埠虹口鐵路新  
建天后宮落成遂  
於五月二十四日由  
小東門行宮迎  
法像至彼所有  
英法兩租界  
中應過而在  
兩旁男女駐足  
縱觀殊有萬人空  
巷之勢凡執事  
入會者無不恪恭將  
事捕頭率領中西捕節、照抖處、彈整  
所有儀仗除尋常清道鳴鑼天后聖母之  
銜牌鑿駕馬執事外有大萬民傘一頂嵌以  
銀字光采陸離清音迭奏頂馬分陳中有  
扮作戲齣乘馬者并有年將及笄之女即  
紅妝騎馬按轡徐行殊有婀娜之態他若  
仙童玉女各乘白馬並童子扮作八仙亦皆跨  
馬翻、而玉翎、欲仙看馬三匹錦鞦玉勒耀日  
嘶風馬夫亦衣履簇新甚闊三架亦以童男  
女扮為戲齣惟妙惟肖徑有粵人身穿官紗  
衫褲手戴金鐲敲鑼搥旗及頭戴涼帽身穿  
荷色雪青紡綢熟羅長衫并戴墨晶眼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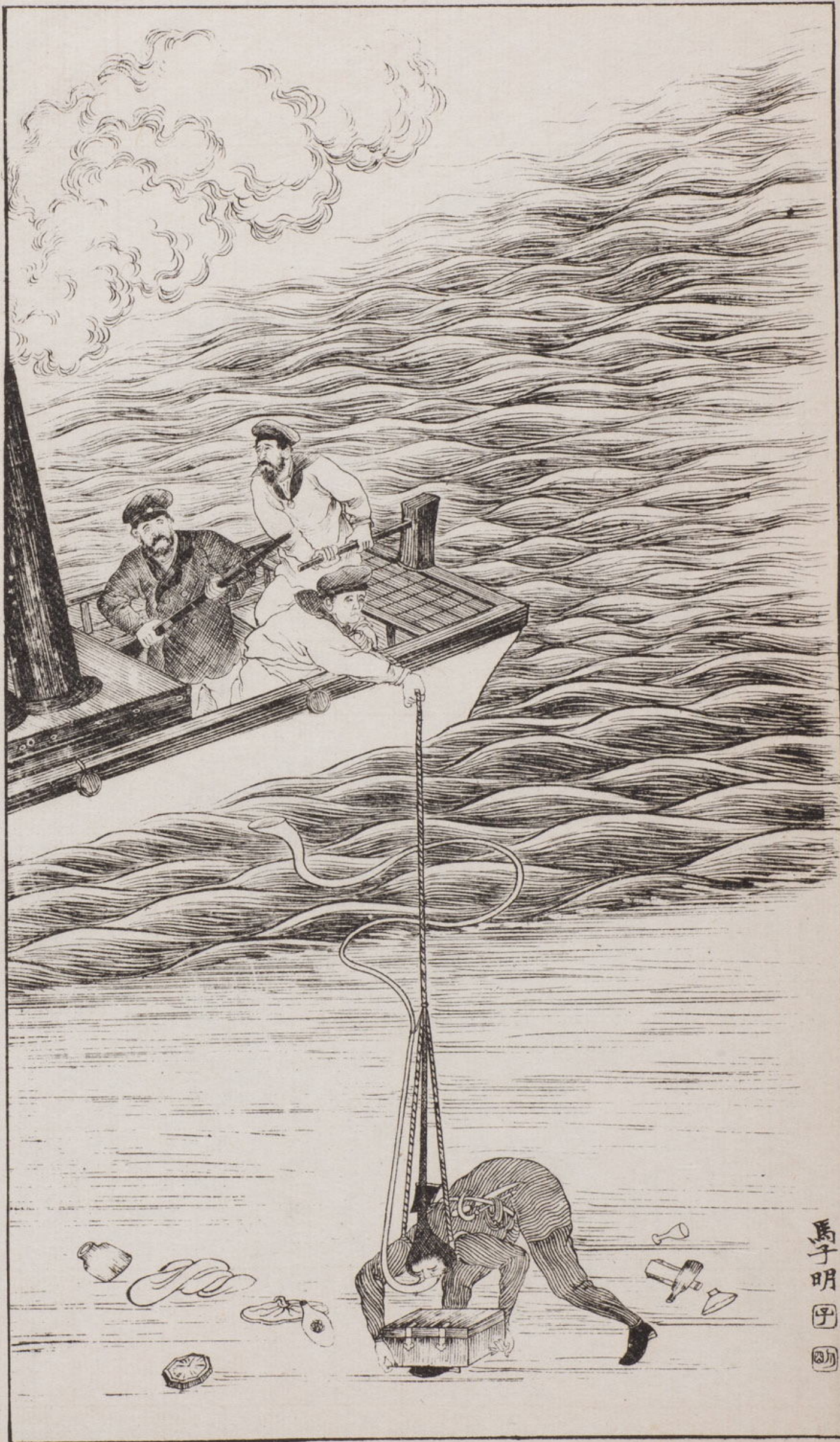
或指旗或昇額不知萬幾俄而鉦鼓喧闐笙樂迭  
 奏則為清客班也其鑼鼓則在船式涼亭中僮人昇  
 之隨行隨敲各種香亭約十隻左右托臂香者約二  
 十人香烟繚繞撲人鼻觀乘馬執令字旗者數對閩廣  
 幫進香供桌如全豬全羊饅果等按隊齊行鄉民於  
 為侍衛乘輿捧初印執清香步行者肅穆純良  
 喧譁神輿係黃假紅脚頂用五鶴朝天隨後乘轎  
 執香者約四十人凡經過  
 之處觀者該街塞  
 巷真一時之盛  
 會也此亦可  
 以見太平  
 之景  
 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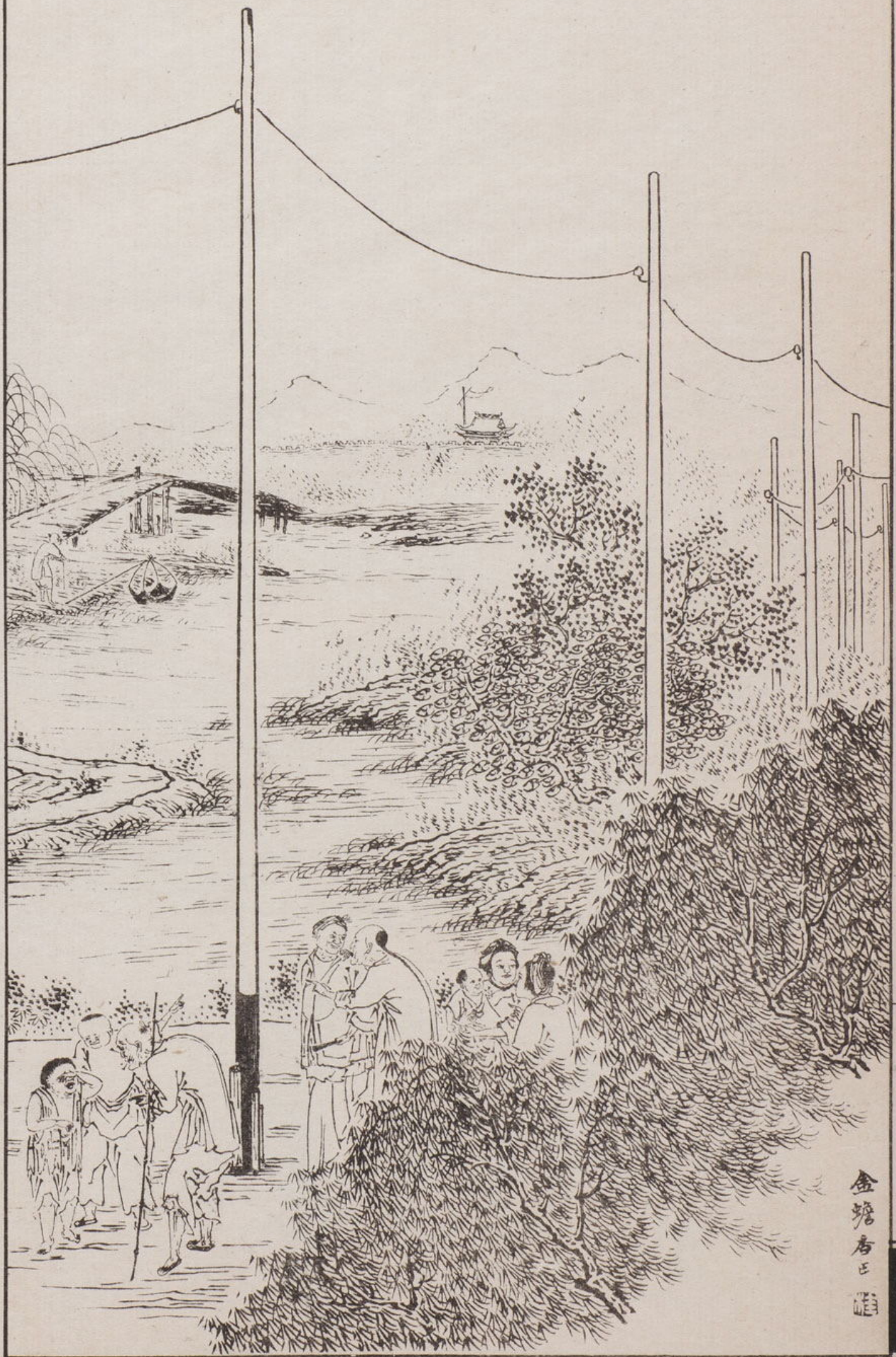
入海撈物

前者遇甯波人知其能入海底撈  
取百物余故挾之以吸若相與談  
藝事不嫌煩瑣屬耳而諦聽之  
容曰此藝習之自幼由近而遠由淺  
而深不能耐氣者不足與語斯藝  
之精也時則由一刻而二刻最久者  
能歷半時而後出腰圍以帶刀斧  
筐呂咸寄於是肩膊繫長繩之尾  
綴以巨鈴于繩者全神貫注不少紛  
以備在水者之應求焉然而一往一歸  
儼甚不可以數試也余聽其言識之  
未嘗一日忘今聆西人言則布置更為  
周密也自頂至踵以皮為裹融上下為一  
片無少隙漏當目處嵌以玻璃以通外  
視腰繫之物與華人相類惟口鼻之際  
有氣管之尾出水函可以通呼吸焉夫呼  
吸既通百體從令勞逸之判異嘗天淵  
華人為其難西人為其精可以類誌可  
以並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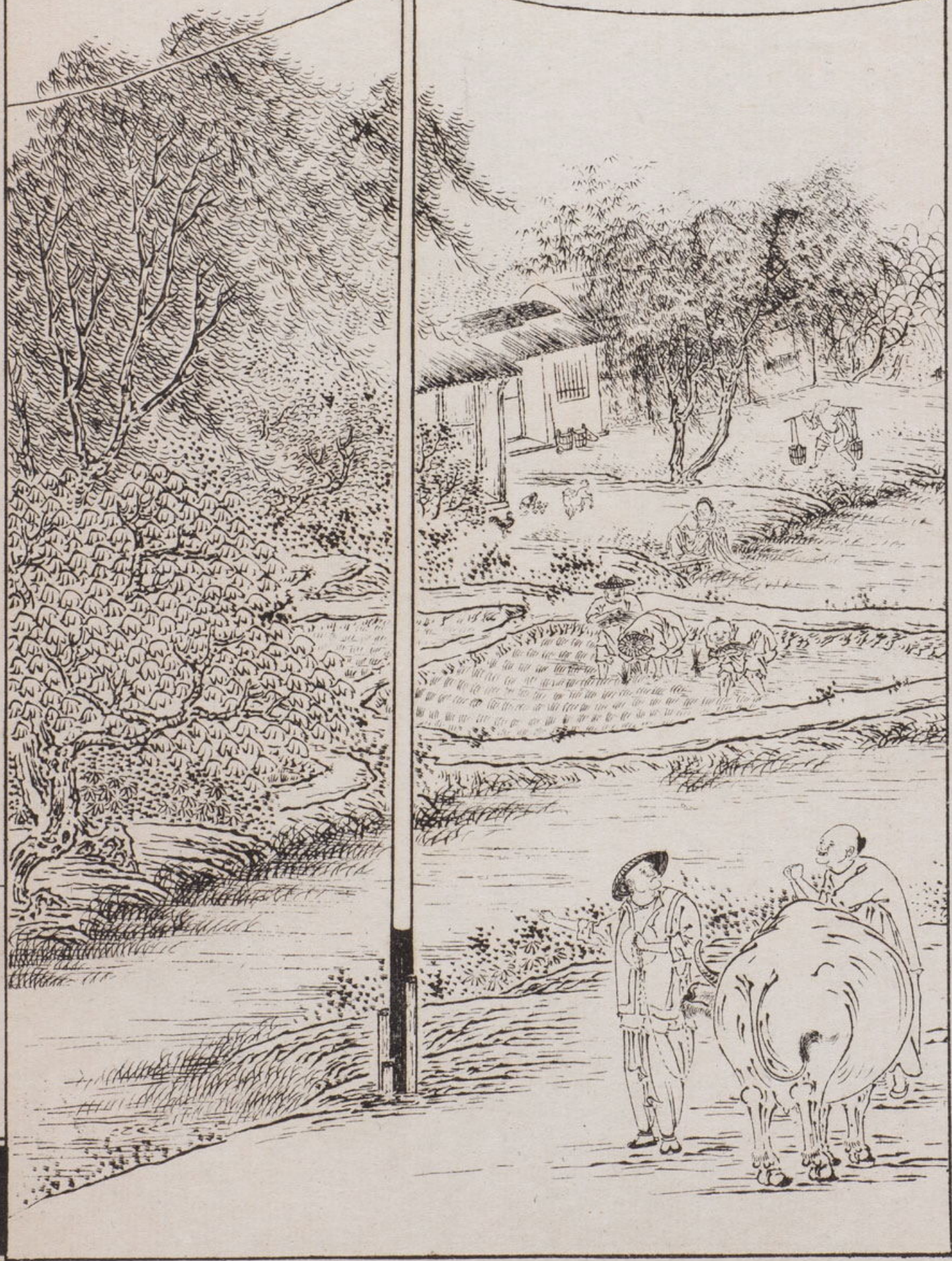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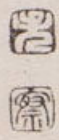
拾遺



巡勇擾民



安設電綫省分原為緊急大  
 憲傳遞迅速起見沿途貼有  
 憲示不許民間繫索牛馬致  
 損電柱巡查電柱之勇丁亦  
 不得藉端訛詐擾害民間致  
 干查究云云不謂勇丁不體憲  
 意屢滋事端九江大東門外  
 平嶺地方距城約三里許是處  
 某巡勇在彼梭巡見廖姓放  
 牛一頭離柱尚有箭許而該  
 勇聲稱快壞電柱近前牽  
 奪恫喝多方辱  
 大怖現屬農忙屆  
 意求宥出錢五百文而寢其  
 事該日好鉄不打釘好人不當  
 捕風捉影擾害閭閻惟若  
 輩為甚懲一以警百除莠以  
 安良則吾望之賢父母







命案傳疑

藥王廟

營口西大廟  
藥王誕辰  
遠近男  
婦聯袂

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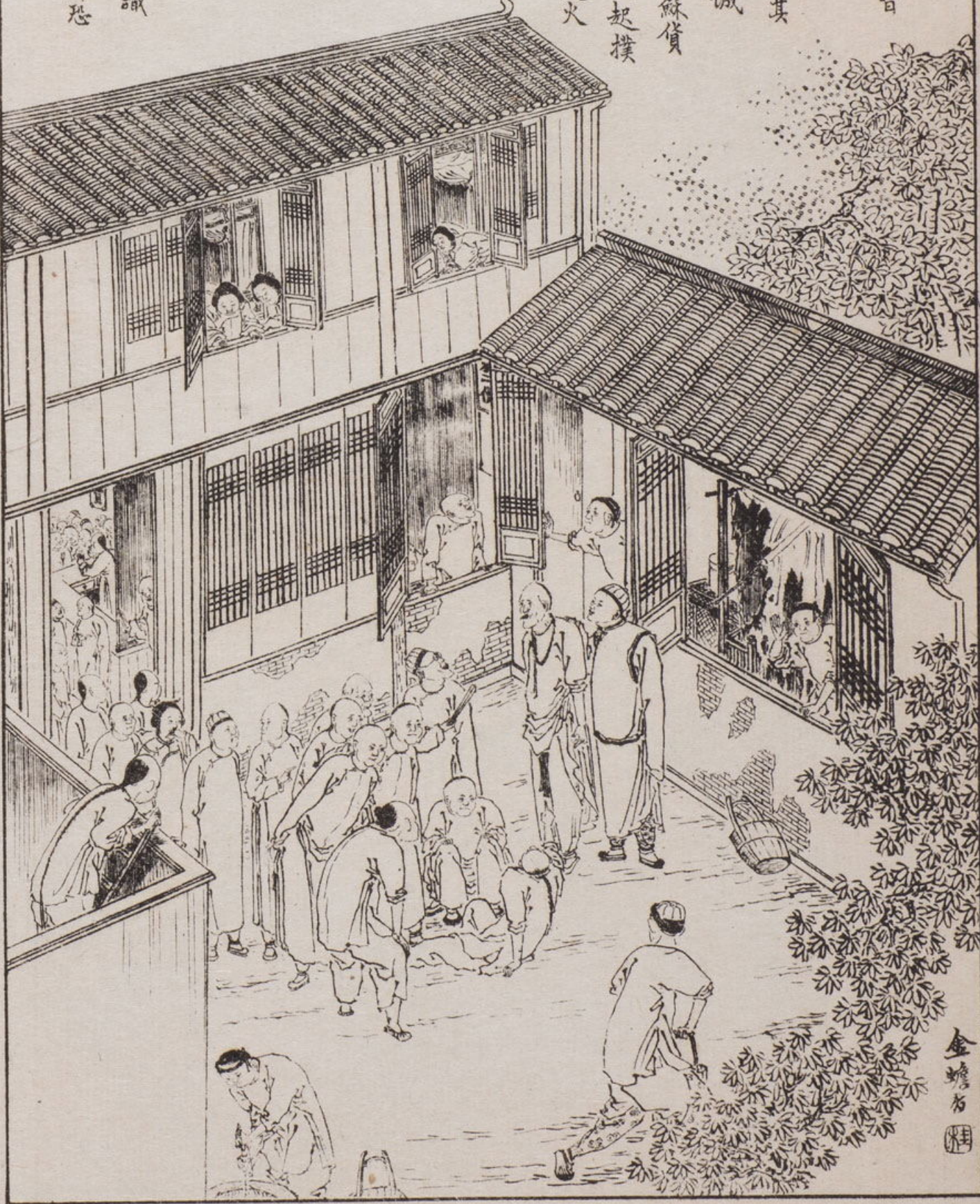
金蟾香



未遊本  
術大會  
上恐人鬼混  
重案請道憲派武巡捕  
馬某前乘彈擊向創  
男婦入廟燒香者分  
上下午是日人數過多不  
免男女混雜時有陳姓妓女  
挈姊妹行款而來觀者  
益形擁擠旋見馬謂曰  
能令爾人退讓一步俾吾們  
趨前頂禮乎馬固妓之狎客也  
聞妓言旋退步退步周旋旋旁  
有非笑者有竊私議者馬不能堪憤  
鐵中燒唱令護勇舉棍亂擊有胡瘋  
子者出惡言遂被擊傷馬不能為片刻雷乘  
妓車同逸瘋子歸去數日因傷斃命有子  
年尚幼別無戚屬代為出頭故除買棺收  
殮外僅給伊子東錢二十吊而其事遂  
寢郵述之詞大畧如此而真是真非還  
當質諸知此事者

孽不可追

鬼神之事下愚佞焉上智闢焉而要皆  
徂於一偏也聖人以神道設教正以濟  
刑政之窮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此其  
間有深意焉不必斷與與人爭之杭城  
聯橋大街烏龍巷口有王姓者開設蘇貨  
店端午日舉家慶節忽見樓頭火起撲  
而熄初七日屋後又見火光午後樓中又火  
床帳燬壞幸未成災然四鄰之受  
驚不淺矣眾人疑為狐祟促王禱  
祀之以免禍王自謂強項負氣不服  
俄而王之學生某倒地謔語旋即厲  
聲向王曰汝火我廬沒我財且制我  
命我非狐係湖州某也今已告准陰  
司許我報復王聞言大寤隱隱既斬  
不寒而栗於是伏地哀求且許超度未識  
能解冤釋結否也世之設計害人者終恐  
自作自受爾



金蟾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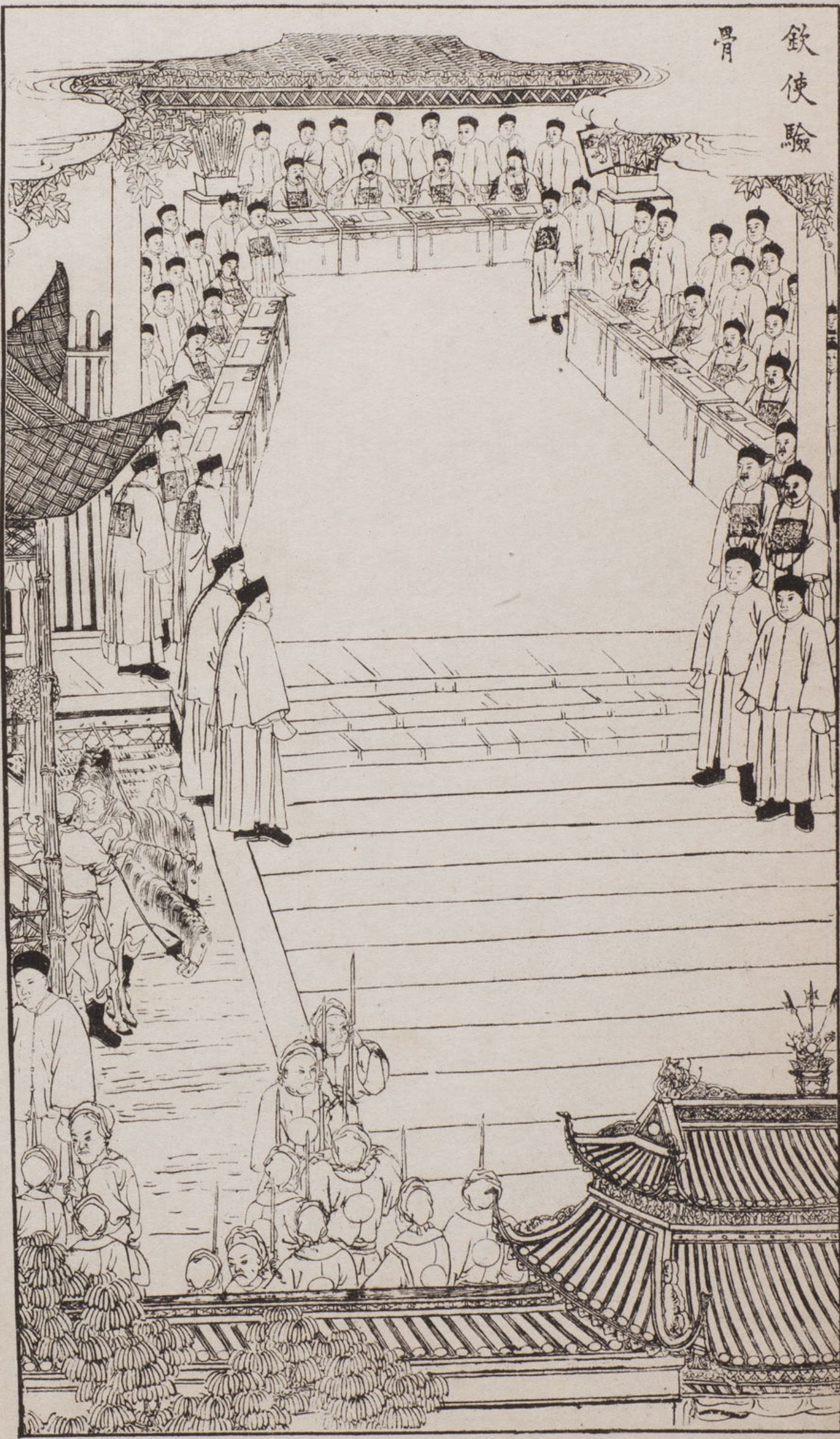
洪水為災

水旱偏災國家代有然近數年  
來各處飢饉荐臻告賑之書直  
叠叠而告敵即如廣東此次大水  
災亦罕見其浸淫在岸  
者低處竟有二丈之深居民蕩  
析離居困苦萬狀新寧  
縣屬有兩處村莊全被沖去是  
誠非常之災矣君子一視  
同仁不且議賑議蠲  
之意我



吳敏

欽使驗骨



欽差查辦胡

北余姓一案

孫馬兩呈使抵

省後示期於五月初七日

落厥重驗屍骨是日清

晨帶同司員四人刑部

發出、件作一名至厥并

座堂上設公案十四

欽憲督撫俱向南司員藩臬

及各道員平分兩側須臾

弔骨到案排成人形如法

下鍋煎煮鍋旁另設一案

乃臬憲監責處者畢據

刑部伴作報稱驗得傷痕

兩處一在頂後一為缺齒一粒與前驗

符合但部位痕色究為何物所傷

據各伴作言種、令人不可思議比

驗竣各憲命駕還轅已在上燈後

矣此次閱防十分嚴密各官除隨

帶茶房一名外餘悉在外伺候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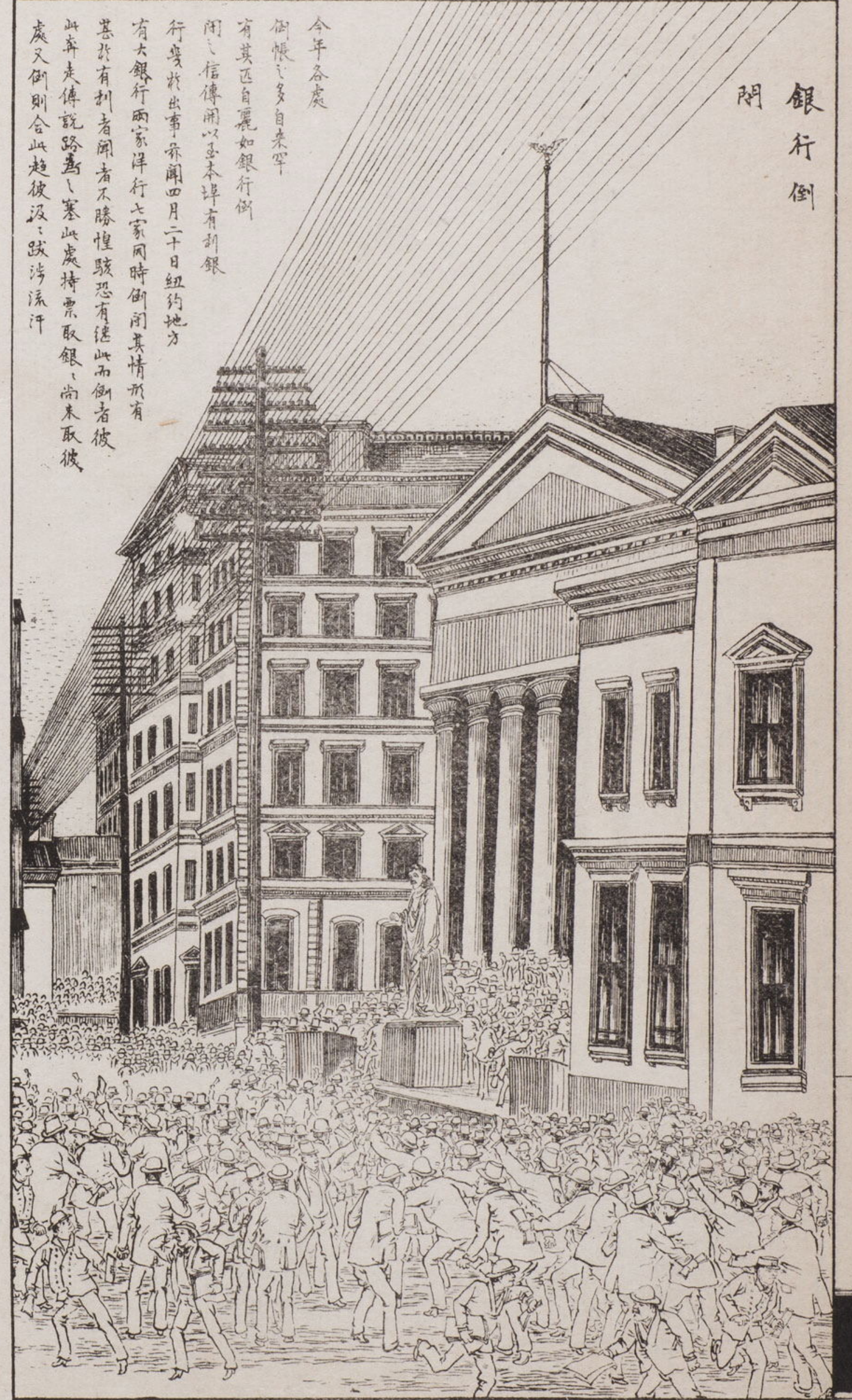
繞左右操兵圍繞雖在場當差官

一出入亦必嚴詰說者曰慎重

欽命固應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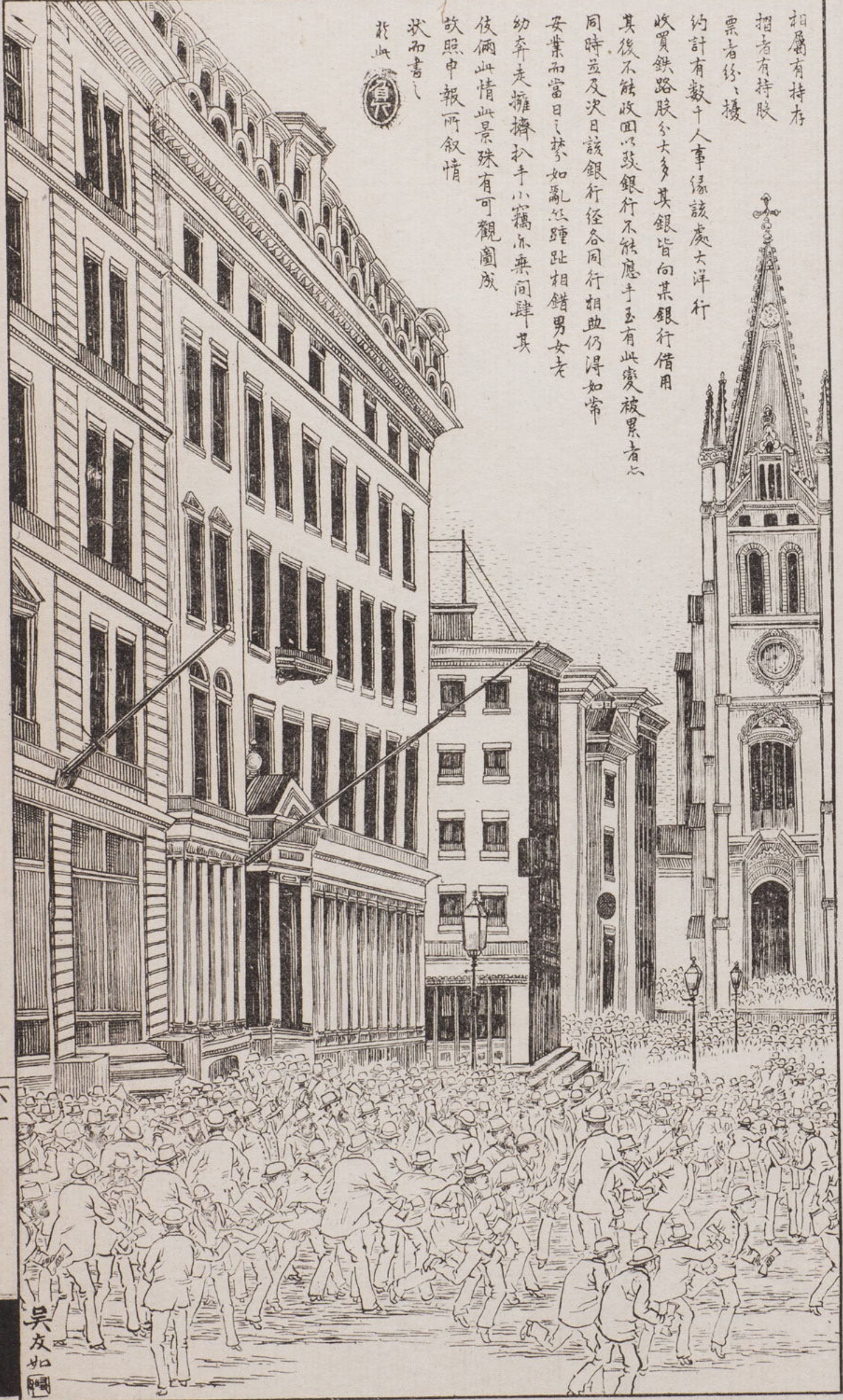


銀行倒閉



今年各處  
倒帳之多自來罕  
有甚匹自麗如銀行倒  
閉、信傳聞以至本埠有利銀  
行與於出事、亦聞四月二十日紐約地方  
有大銀行兩家洋行七家同時倒閉其情所有  
甚於有利者聞者不勝惶駭恐有港此而倒者彼  
此奔走傳說路為、塞此處持票取銀、尚未取彼  
處又倒則合此趨彼汲、跋涉洋行

相屬有持存  
招者有持股  
票者紛擾  
約計有數十人幸該處去洋行  
收買鐵路股分太多其銀皆向某銀行借用  
其後不能收回以致銀行不能應手至有此變被累者心  
同時並及次日該銀行徑各同行相與仍得如常  
安業而當日、扶如亂、踵趾相錯男女老  
幼奔走擁擠、扒手小竊亦無間肆其  
伎倆此情此景殊有可觀圖成  
狀而書之  
於此



遇人不淑

佳人難得蕩子無良境遇所遭  
雖曰天命然而好花墮溷弱絮  
沾泥行道者每為憐惜焉揚  
城有于氏者世家女也幼失怙  
恃依母與姑稍長美而才薛靈  
芸之針神衛夫人之指則兼擅  
其長以故閨宇者踵趾接於門而并  
與姑愛女甚擇婿彌苛年十四姑并  
相結段杜鵑無力空自悲啼乃為姑  
之夫弟朱某慕之去朱素無賴而又  
嗜利以奇貨居之求善價而沽即  
有武弁某年逾不惑誕女甚詐稱  
要偶以重金啗朱娶女為姪女定  
則嫡妻與子皆在原籍女不知也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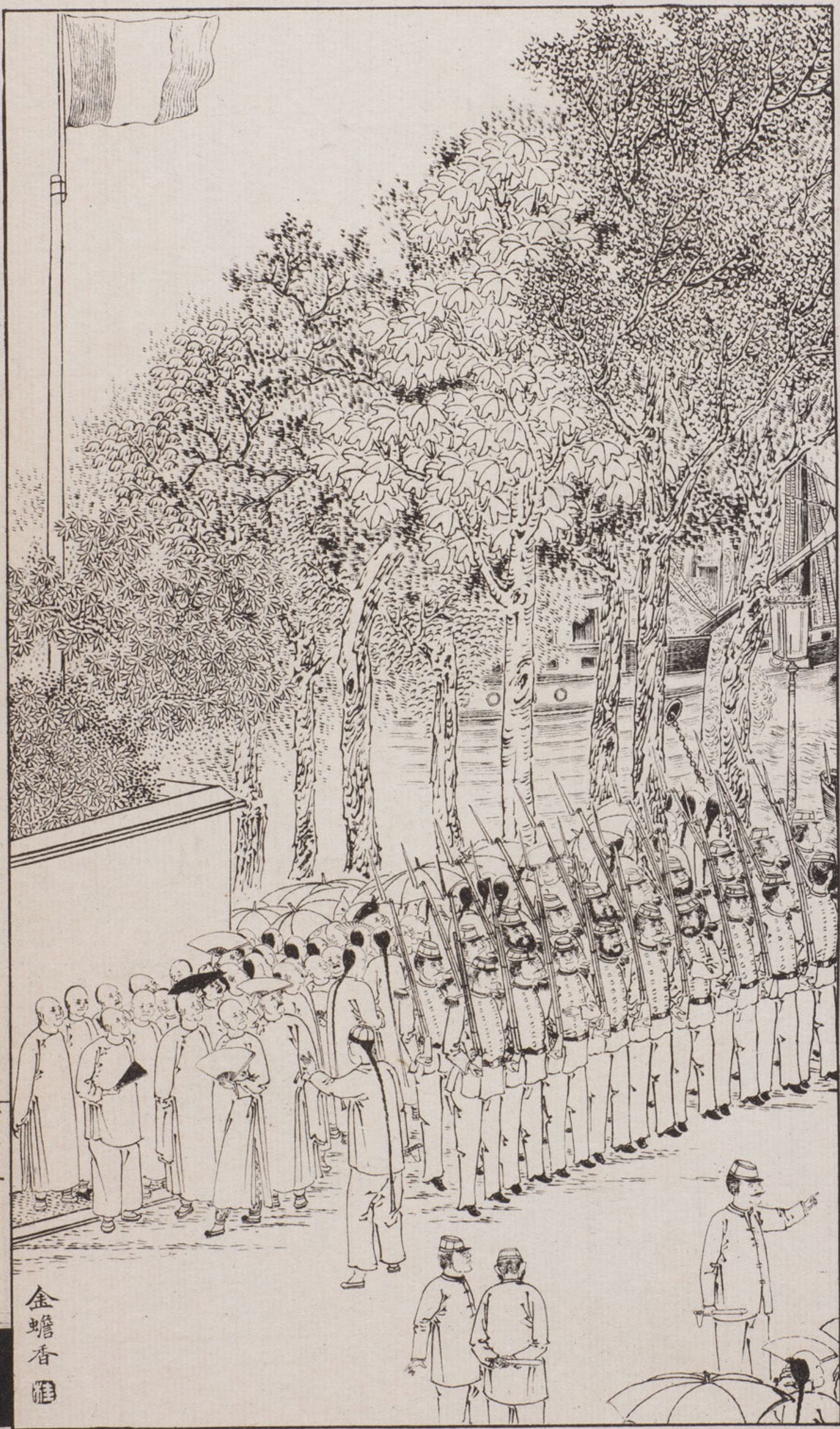
門後底蘊漸洩谷推曠淚吸泣類  
何舟之長子自湖南來備訊類未歸述  
於母嫡妻怒率子女來揚大肆吼幸而  
小星知命不怨宵征委曲將迎以博大  
婦歡不久為所化矜恤有加焉自是一  
門雍睦人且謂何物禽父乃消受艷福  
如斯耶詎料某不自知足厭故喜新  
既得寵又望蜀去年七月間奉檄往  
天津聞新故某總戎之妻富有數  
萬金無子待醮某遂刺盡于思  
厚賂媒媼數日之間居然武相如  
挑到卓火君但聞新人笑不念  
舊人哭矣前月嫡妻復有所聞  
遣子探實又率全家航海北上  
將以怨老奴之故討李勢  
女而新婦係出貴戚驕抗性  
成弟兄又高踞要津向罪  
師將至周旋無策仰阿笑  
蓉膏而死在揚之女聞信亦難  
經吁嗟乎某舟之死固不足  
惜而終身不幸如于氏真  
所謂怨偶日仇矣



法使抵滬

初九日早九點鐘法欽差巴得諾脫  
無法公司輪船道口在浦兵船  
升旗燃炮以致敵船上兵丁執洋鎗  
登岸排隊迎接法捕頭率領  
通班西捕在利名碼頭持鎗伺候其  
時法使猶在巨船也俄而炮聲隆如連珠  
下小艇泛浦江法總領事暨副領事以及工部  
局董事漢口領事爾穆姆立於公廨門首  
巴使登岸即入公廨水師提督孤拔亦於十二  
日晚十一點鐘乘赫墨林兵船到滬  
現在均駐本埠聞須俟法廷命  
下然後啓輪云

皇華



冒認親子

高揚歲人洪巨川以製墨為業家道小康老夫婦年逾耳順膝下兩子俱已授官咸豐三年髮逆陷揚城避難倉皇中途失長子僅四齡至今存立未卜也然年久則思忽亦既忘之矣乃日前忽來一人約年三十許逕造中堂伏地哀哭歷訴失散之後為某營官撫養子旋又為賊擄去流入黑旗今始歸自越南叩以項肩家事一付合子哭母亦哭深信而不疑洪翁頗精細念其呼父母指家人備陳三十年前事爛熟如口授豈四歲孩童記憶到今無恙竟說誤也質疑於老夥斷為確鑿無終義夥固數十年之老綱紀深知翁之底蘊者也翁有妹年亦老因寡依兄為言此見身上某處有黑記有傷疤一及手間水落石出驗之皆無其人知為窺破不可留遂託故去不數日夥亦告假歸旋有翁之同業告之曰此係老夥之子意圖分



桂生

產而來今事已敗露故後先遁去該處探事人所述大畧如此然細繹之情節有不甚可通處姑存之以為世之貪而愚者戒焉

明報



法國節

初六日本埠法捕

房大自鳴鐘

前豎立二桿兀

峙東西繫鉄條其

上懸五色球

瑤燈光影燦爛令人目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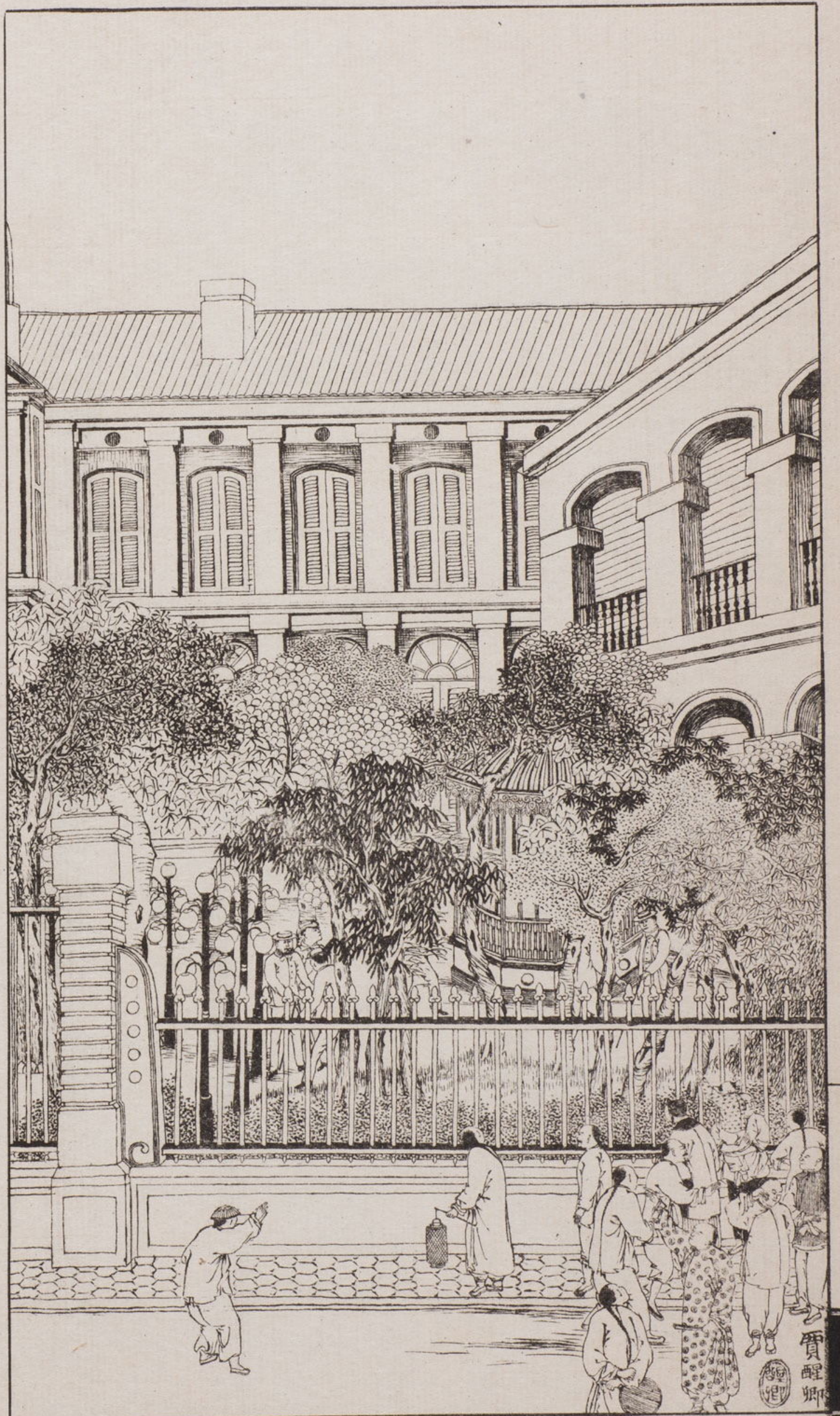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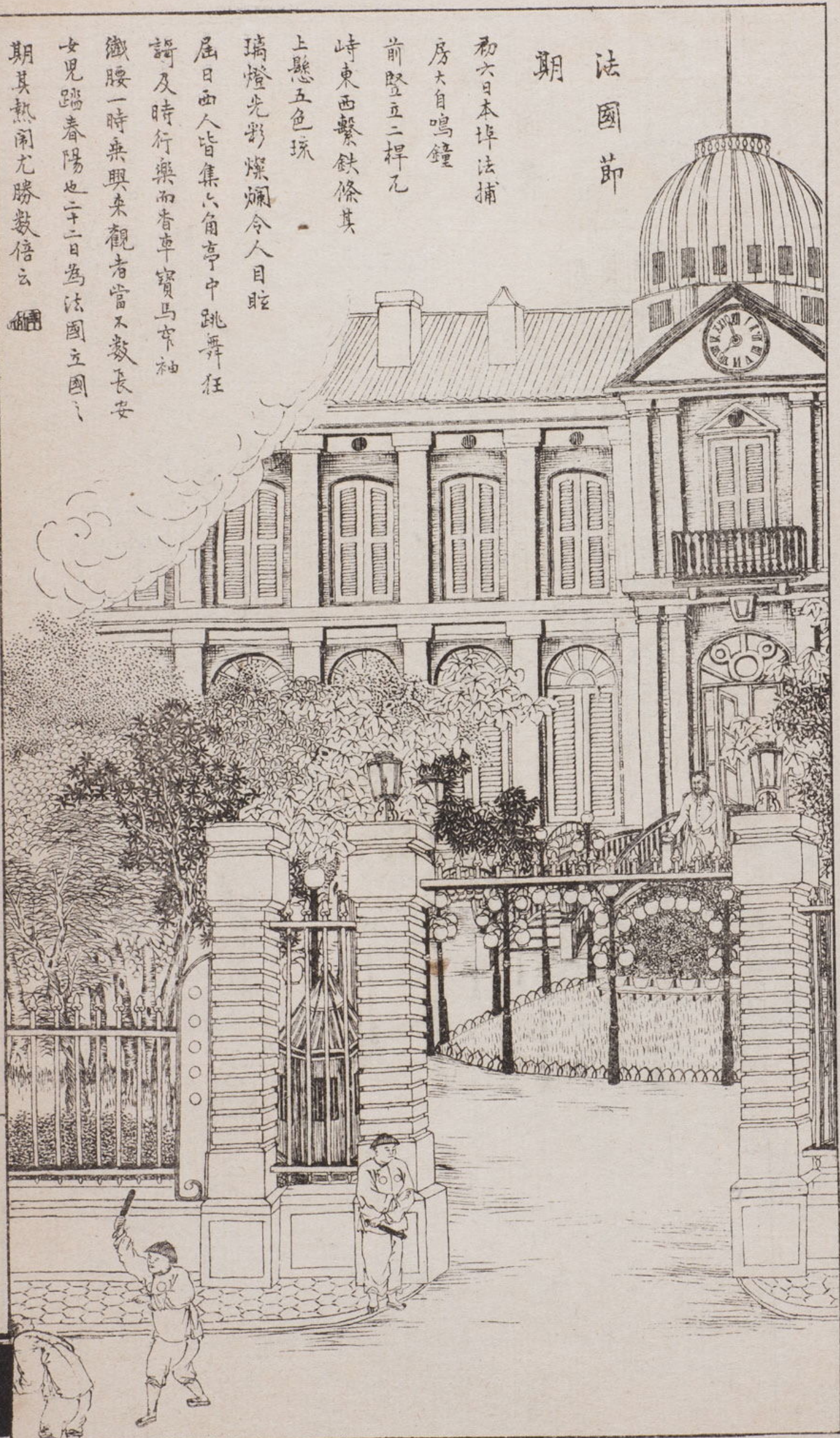
屆日西人皆集六角亭中跳舞狂

譁及時行樂而香車寶馬京袖

纖腰一時乘興來觀者當不數長安

女兒踏春陽也二十日為法國立國

期其熱鬧尤勝數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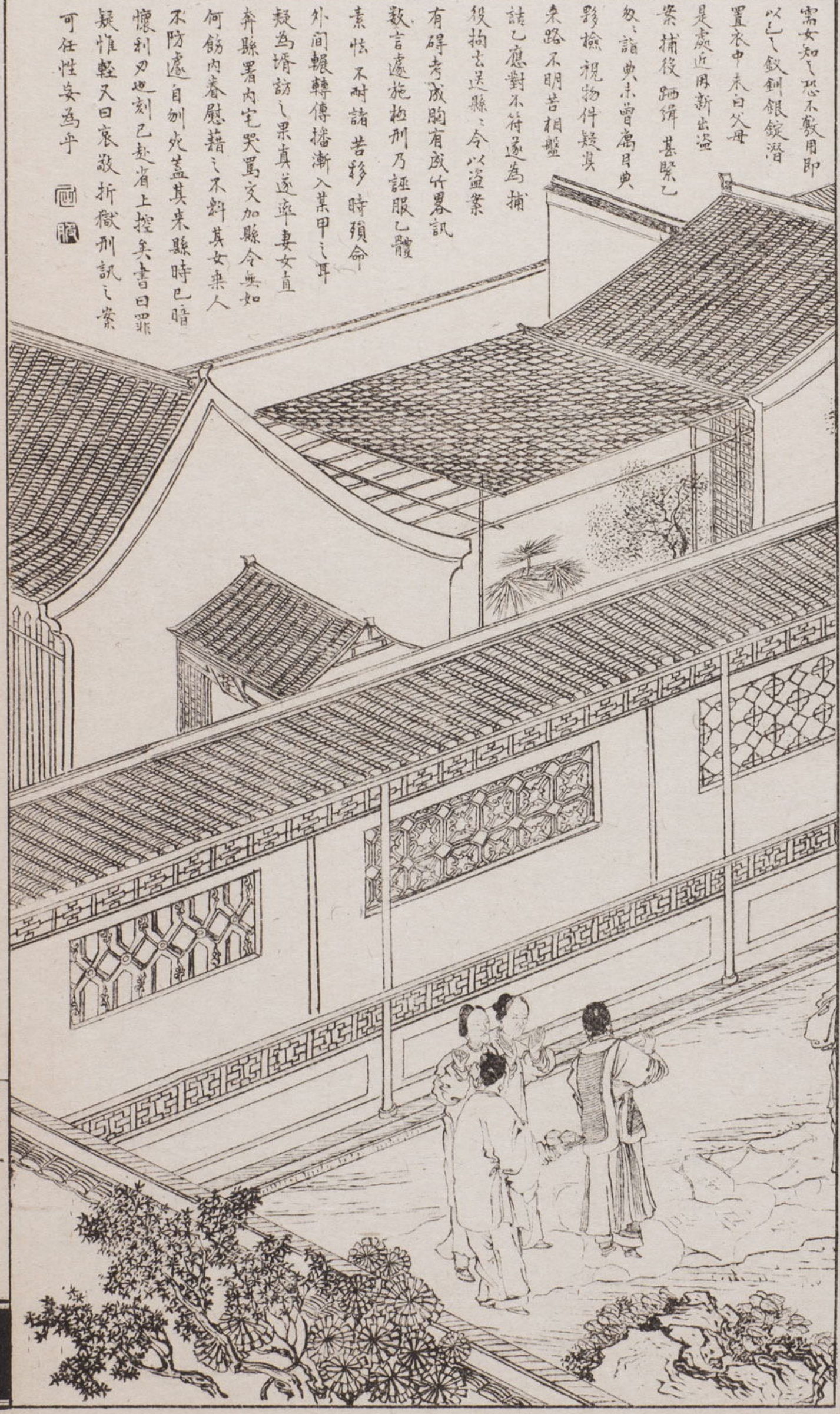
誣良為盜

湖北黃州府屬縣民  
某甲家素封文字  
鄰封某乙在塾  
讀書以待試者一日  
師出外塾中諸童為  
博捕戲局終已負錢  
數十文未敢歸取稱  
貧於岳  
岳適  
無錢  
而以  
塔  
故  
未  
忍  
邵  
屬家人裏衣數  
裝飭付質以應急



吳子美

需女知恐不敷用即  
以之釵釧銀錢潛  
置衣中未白父母  
是處近因新出盜  
案捕役跡併甚緊乙  
奴詣典未嘗高目與  
夥檢視物件疑其  
來路不明苦相盤  
詰乙應對不符遂為捕  
役拘去送縣令以盜案  
有碍考成胸有成竹畧訊  
數言遽施拘刑乃誣服乙體  
素怯不耐諸苦移時殞命  
外間輾轉傳播漸入某甲之耳  
疑為婿訪之果真遂率妻女直  
奔縣署內宅哭罵交加縣令無如  
何飭內眷慰藉之不料其女乘人  
不防遽自刎死蓋其來縣時已暗  
懷利刃也刻已赴省上控矣書曰罪  
疑惟輕又曰哀哉折獄刑訊之案  
可任性妄為乎



陰謹可畏

炮烙之刑創自商紂秦誓所謂焚炙忠良  
殆即指此獨夫肆虐殘忍過甚故後世無有  
行用者不謂冥之中仍相沿襲也抗城上皮市  
巷園伴公所內寄居徐姓夫婦雖以貧木自  
居然涉濼濱而逢士女自必多方漏誘共上撮  
合之山俾水上人利市十倍也一日婦方就寢  
披衣而坐信手拈一火以吸早烟火星落而未  
覺衣褲沾着灼及肌膚一時手戰心慌大聲  
呼救迨鄰婦果集相與解鈕揮帶剝露  
衣襟而胸前兩臂腿腹間皆已紅腫日漸潰  
爛臭穢之氣人不能近知婦之根底者僉  
謂地獄變相也前日招集親鄰泣告曰  
我生平媒人失節者十一人現經諸婦  
之亡夫告准陰司日受炮烙之刑以抵  
生前罪惡眾婦不解炮烙何謂私相猜  
測婦叱曰我胸前抱一銅柱前身皆成  
焦炭言訖而逝死後驗之果然夫亦備  
極苦楚矣世風不古廉恥道喪若輩之  
多莫止恆河沙數安得冥王震怒一  
窮其罪而懲治之耶

現



金蟾香

少婦騎

標

蕪湖某近於本處大  
興土木前月擇吉  
上樑豎柱賀者盈門而忽  
然來一少婦金蓮飛  
舞玉臂攀援  
直上梯頭竟登樑脊口中  
喃喃：你床第撒囊  
話一時行道之人衆觀  
如蟻自上午八點鐘至下午  
四點鐘了無倦容  
尚未跨下大約其心必  
有大不堪者至婦之與  
某有何驕驕而  
穢褻至此  
則言不踰閭非外人  
所得而知也

陳一

以



友如吳猷画



勳

舊

殊

崇

國家武備之隆與武功之盛為歷代所無合滿洲蒙古漢軍綠旗四項內而京師省衛外省駐防以及保營之額設於各行省者共七百數十萬而神機營之兵為近今二十年來所設立即於滿蒙漢八旗與綠旗兵內挑選幹練精熟者別為一營而統之以親王大臣未聞以漢員而總管營務者朝廷知人善任成法不拘以上任相卓識異能崇勳碩望命管理神機器營此何如異數我其赴樞垣也則有蘇拉爾候其召見也則有文監振扶國家厚澤深仁即於優待勳臣已可概見士也有志其亦遠到自期毋自外於覆載生成之德也 俗習

馬子明印

帝城勝景

距京師永定門十里南頂娘廟乃古剎也襟山帶水位置天然是以三輔少年五侯貴裔或挈眷  
或挾妓繡幃雙輪錦障十里咸喜於此選勝焉廟為有明正德間所敕建規模極宏殿宇宏敞而風霜剝蝕  
半就圯頽廟外有石坊三殿設碧霞元君東嶽大帝位庭設几筵以供遊客憩息當門有土阜若山主人  
結帶廬其上以沽飲酒旗風影飄颻半空憑高眺遠萬山起伏如錦屏南望南苑紅牆粉壁錦繡巨無際  
帝城在北鳳闌虬宮卷在日俯視其下則芳草成茵野花徧地暝烟欲濕好風送香悅惚置身畫圖  
中下有一溪其形若帶石梁橫焉明漪澈底小魚嘒嘒其中殊有濠濮間想河橋側有河棚亦遊  
客諧謔飲啖所管絃競奏航舫交飛不喜飲者烹泉滄若垂釣臨流間有三五村童戲水為樂撒以  
金錢則爭取可博一噓迨至夕照將沉游人競返馬龍車  
水橫絕一時說  
者謂都  
下風景  
究非他  
處所能  
及云  
是作來  
自北友  
而列入申報  
者余愛其  
說之清  
麗故  
屬畫家



張洪  
畫

照說繪

圖特以

篇幅稍長有

占貼說地步不

得不畧加刪

節耳

作者勿

唾為珠

帛碎錦

也可



前圖繪成後而  
京師畫友也  
是圖寄下僕不  
雅於此道為門外  
漢書不識其中  
三昧自何敢妄肆  
雌黃兩圖並存以  
供賞鑒家之評  
量仔細也何如

圖



顧月洲



六十九

海行不測

易曰履道坦：幽人貞吉良以  
居易則安行險則危安危視乎  
履：不可不慎也乃自輪船通行一如危

地悉屬坦途然統地球而計之則一年之

中失事者亦指不勝屈本年三月間噶夫

勿夫禮達輪船從美國紐約開往英國行至

英國海面慶力四地方與一帆船名把馬乃

者相撞兩船俱遭沉溺噶夫船裝客一百六

十五人帆船裝客十五人幸有的力救帆船經

過儘力施救共救四十三人其餘俱逐波臣矣

吁慘矣



賈醒卿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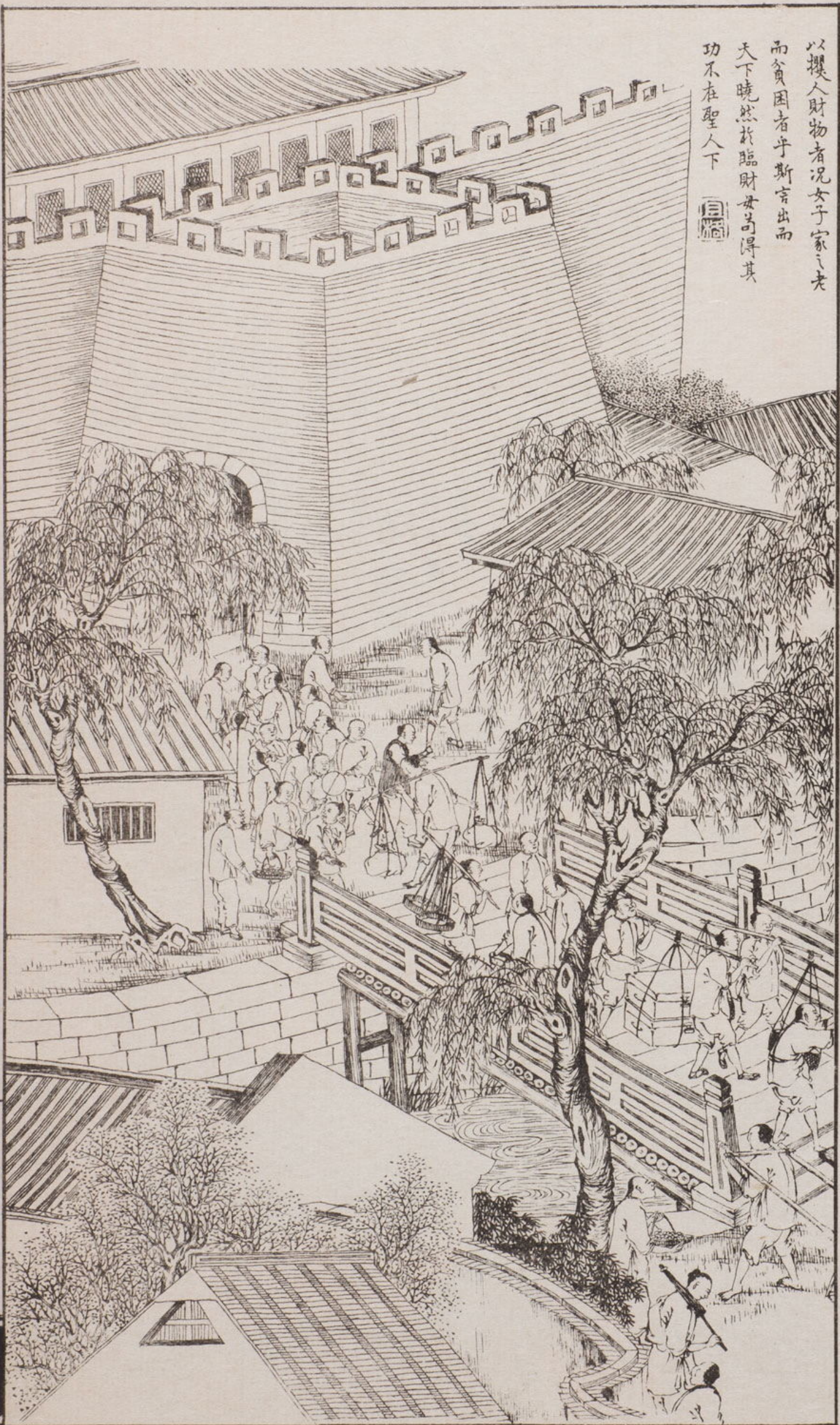
路不拾遺

甬郡城外老江橋為貿易人出入孔道  
 往來者絡繹不絕其間伺隙以攫  
 物一日有鄉人某負布袋經其地有一  
 色處遺其某袋一腳  
 下姬拾之覺重如  
 為番餅亟呼鄉人而人眾援揀  
 之際鄉人不聞忽之追  
 城去姬系坐橋欄側自午至日暮  
 寸步不移無何鄉人  
 得之來甚急之態見於眉睫  
 姬詢之曰被竊手前古洋數十元姬  
 出洋錢相謝姬卻之堅  
 旁人有竊議之  
 者姬曰一絲一粟具有命  
 在恃入者必且恃出我  
 年已老且多子嗣其所以  
 不該漢登者徒恃區  
 方寸耳取之夫必不佑言已遂  
 去噫今之士夫且有昧良



賈理卿畫

以攫人財物者况女子家之老  
 而貧困者乎斯言出而  
 天下曉然於臨財毋為得其  
 功不在聖人下



脫人於危

美國地狹人稠故建造房屋之家其樓有高至十許層者房祖則愈高愈賤居者貧戶為多脫遇地震不堪設想地震即不恒有而火災究屬難免萬一祝融稅駕於此其更上一層者猝難為退避之謀以故救火諸人亦常設法操演為施救地步今年三月間紐約某處高樓失慎幸有兩人飛身直上用濕布裹其口鼻以避烟火冒入



馬子明

時有兩婦人被烟暈倒獲救而脫於險亦云幸矣昔人有言曰牙頭漸米鋤頭炊百歲老翁攀拏枯枝喻危險也夫世間危險事日出而不窮連觀者委諸命而知命之君子則又不立乎巖牆之下

下圖





純孝感人

向聞跋涉遠道尋親或故里同歸  
或遺骸哀負求諸說部書中時  
或遇之乃近日京師某孝子其事  
相類而其心尤摯于上月中旬從  
遠方拾父遺骨歸將及都甸  
入布袋繫於車後恐為守門  
兵盤查滋擾詎料繞入都  
門行人雜運車馬俱橫倘不  
經心布袋已失所在孝子哀  
痛迫切自咎粗疎備處託人  
懇代找覓初有翁翁獲之  
後竊喜得利歸家檢視白  
骨果是夫夫所望儼將拋



素菜郭吳旋聞有人投尋  
并願出金而謝乃攜其  
事以入孝子之耳孝子  
欣然往取果獲之翌  
日奉百金以贈并勸  
翁手改圖毋辱身  
詩曰孝子不隱水  
錫爾類存子有  
焉惜不詳其姓  
氏里居也

百善孝先



金蟾香

窮途可憫

素江有一丐日游行於市  
嬉笑怒罵無度跡  
類乎狂而實由於瘋其人蓋  
官齋也曩年軍興時  
曾辦某營文案保至直刺  
嗣因患瘋遂占家  
食疾不愈家益  
困大憲憫之  
月給薪水資以  
養贍之奈彼無意  
拘留隨心寢食  
飢來則乞之市上  
睡來則卧倒皆  
頭廬山面目不可復  
識一日正在諧謔  
間王邑尊馳導過其前  
後斥之丐亦還以惡  
聲不稍讓邑尊詢悉  
其事飭其家人看守毋俾  
滋事邑尊賢已哉  
而該丐之落魄窮途亦  
大可憫已



野人報德

華人李某居舊金山前  
歲春初結伴入深山採金猝遇野  
人二首大駭疑察其無相害意即不拒  
朝餐夕餼隨其量而分給由是習處漸久  
偶俱無猜相與搬運土操作如一家人逾年  
李某以獲有多金謀出山既東裝野人隨後送之行  
途未及半突出其類數十欲行殺劫二野人左右翼衛  
之得無恙送其坦途野人欲辭去李某等不  
捨邀與俱行野人自知不類乃不果夫  
一飯細事也而漂母且獲報於王孫  
況乎朝餐夕餼隨量分給得腹而來故  
腹而去宜有以生其感激矣李某等謂野  
人不能言夫不能言物猶介  
乎人與畜之間而觀其存心行  
事則人而非畜也其相助  
為理也義也其翼衛長途俾免不測仁也仁之至而  
義之盡人也而非畜也其不肯以身殉人者何也日本東夷  
日不可忘也今之人類至不一夫交接於始而傾陷於終非  
義即非仁也野人不顧為也而以腹之故不察其心之所  
安遠欲挾之以就我牢籠則非野人之知乙也宜  
野人之不肯終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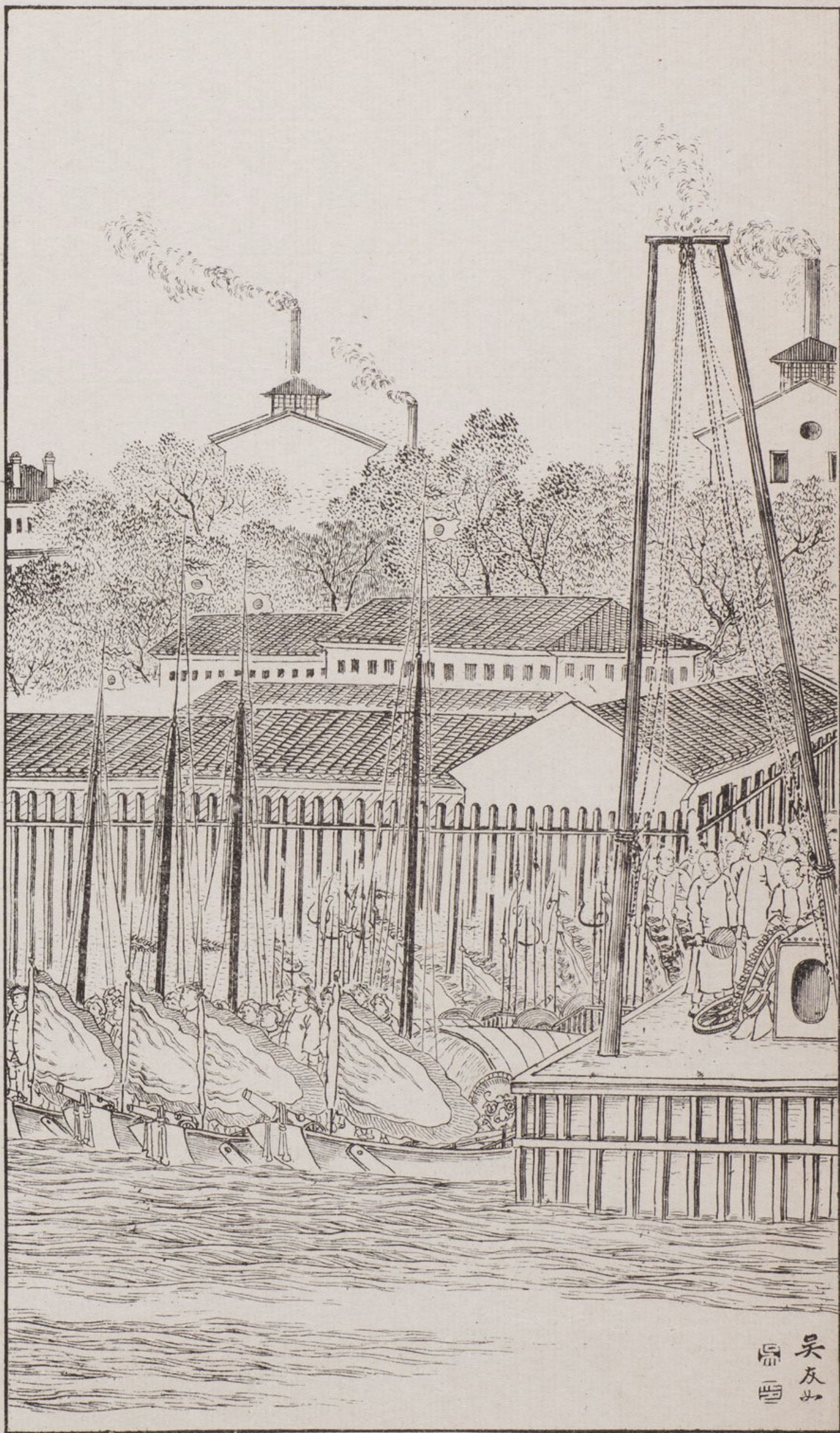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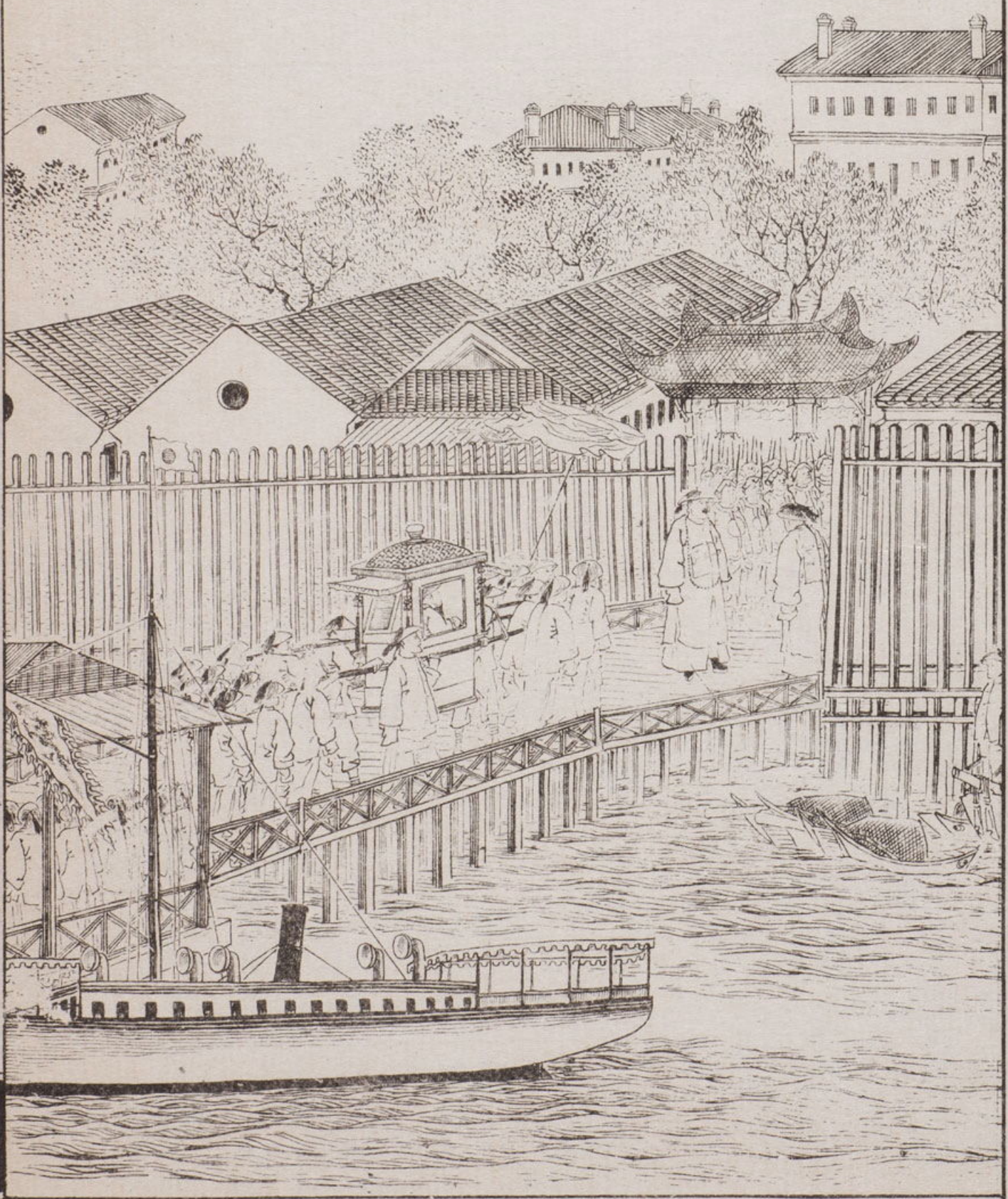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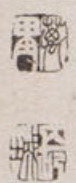


爵帥抵滬

九帥從戎之日正內地多故  
秋由湘而鄂而江皖數年拔金  
陵老巢崇勳碩望中外同欽  
今以法事齟齬奉

旨特授全權大臣與法使訂約初言  
抵滬駐節製造局不數日內江  
外海均駐重兵不露聲色而布  
置已極周密不獨江南人民倚  
之如泰山即

國家任用勳舊詎不以長城視之與



全人名節



張志瀛

因窮之至廉耻弗

貴君子心非之而弗深

責者以其情之可矜也

所謂救危惟恐不贖其暇

沿禮義而近有境遇未

極困窮而不知廉耻為何

物者如蠶絲棧揀茶棧之婦

女是已商人之僱用女工也以其價

廉也而婦女之樂為所用也則視

尋常女紅尤為利市故趨之者如蟻

附糧如蠅逐臭洎乎習成既久而

相忘保無不自司事私宰暗引敗人

名節者乎九江恒昌茶棧主有鑒於

此一屆開揀日請保甲局委員彈壓

給票王委員深知弊竇專擇年老

貧苦者悉數填給而衣服華麗舉止

輕盈者概弗錄且日爾等温飽有餘何

苦與彼爭此微利遂至出閭露醜一時

年輕婦女眼淚電白頰泛霞紅癢然而

返意轉移風化扶植經常惟默化潛移

者為最得治體而勢禁令困猶未也該

員不動聲色似諷似嘲而所以保全者

不少真賢有司哉



天鑿不

遠

越南海防地方於閏月  
十六日下午狂飈陡作  
淫雨傾傾船民房多  
遭覆沒其在海函之法國  
運糧船悉數沈溺船上兵官隨水刷去  
甚夥向走河內小火船名宣泰者遇風  
幾危急將所載軍儲拋棄江濱始獲免其  
陸路法軍營壘均被沖倒南定河內等  
處一望汪洋盡成澤國所有  
法軍儲糧倉廩及火藥軍  
械各局淹沒無算設電綫  
之機器船及岸上已  
築之電桿盡數摧  
毀凡此中外新聞紙界說  
僉同固事之變無殺者  
法人與我為難一若尋  
盟寒盟可以惟所  
欲為而中國之人



心恨不即食其肉而  
寢其皮人怨所叢  
天恐隨之天照說極  
圖庶普天幸土之憤懷  
或得稍洩夫萬一云爾

不致



五時報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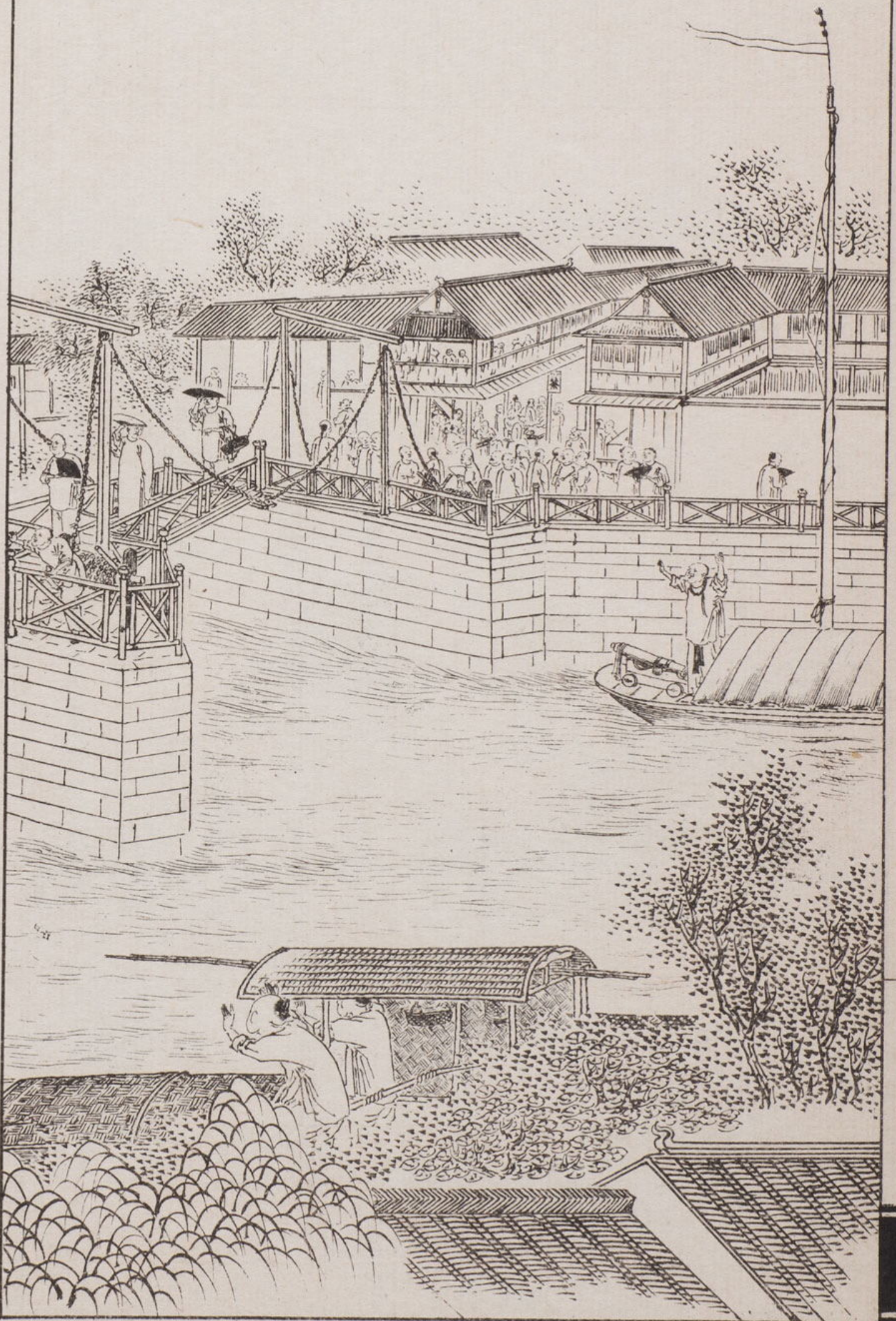
實解卿

泗涇鎮左近石橋角地方有葉姓婦膝下惟一女恐暮年無所倚賴遂招馬姓子入贅於家女年雖及笄而其守合卷之禮未行也一日婦婦之夫姓葉頓懷不良藉上鎮置物名邀馬偕行至鎮沽酒市脯殷勤勸爵馬為所挾遂逾量酒罷同歸葉與馬於中途投訴河而返及家詭辭掩飾家人不疑翌日該處港中浮一屍至哄動隣近眾觀者指為馬婦痛之甚擬捆縛送縣而葉某旋為鬼混歷言被害頗末口法鮮血倒地若夫刻聞已解縣懲辦矣噫敲心險惡者亦知陰律王章之兩不相貸邪

庚



忍 心 殺 子



聖賢責己不少恕而於家庭骨肉

之間意曲而情真仁至而

義盡此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

恩也乃本埠新開西首北吳

家宅之徐姓一事有足

異焉鄉人徐春山之長子

某好游蕩不務正業屢竊四鄰物

件前日又竊堂叔某

甲衣服甲怒數其父母治家

不嚴蝦子為匪之罪

春山夫婦念甚誘子至新開橋

上推墜浦江淹斃嗟忍矣

天下無終於自棄之

人亦無自棄而

為生我者見棄之人惟

操之過嚴繩之太猛斯自新

無路而為鄉黨宗族所見棄之人

即為父母所決棄之人

斯子陷溺其身

而不悔其親陷溺其子而勿

悲敗類所鍾戾氣

感之與真不可以為訓矣

不慈



揚城西山談家集有談二  
麻子者嘉道時推贊五  
百萬嗣道兵毀家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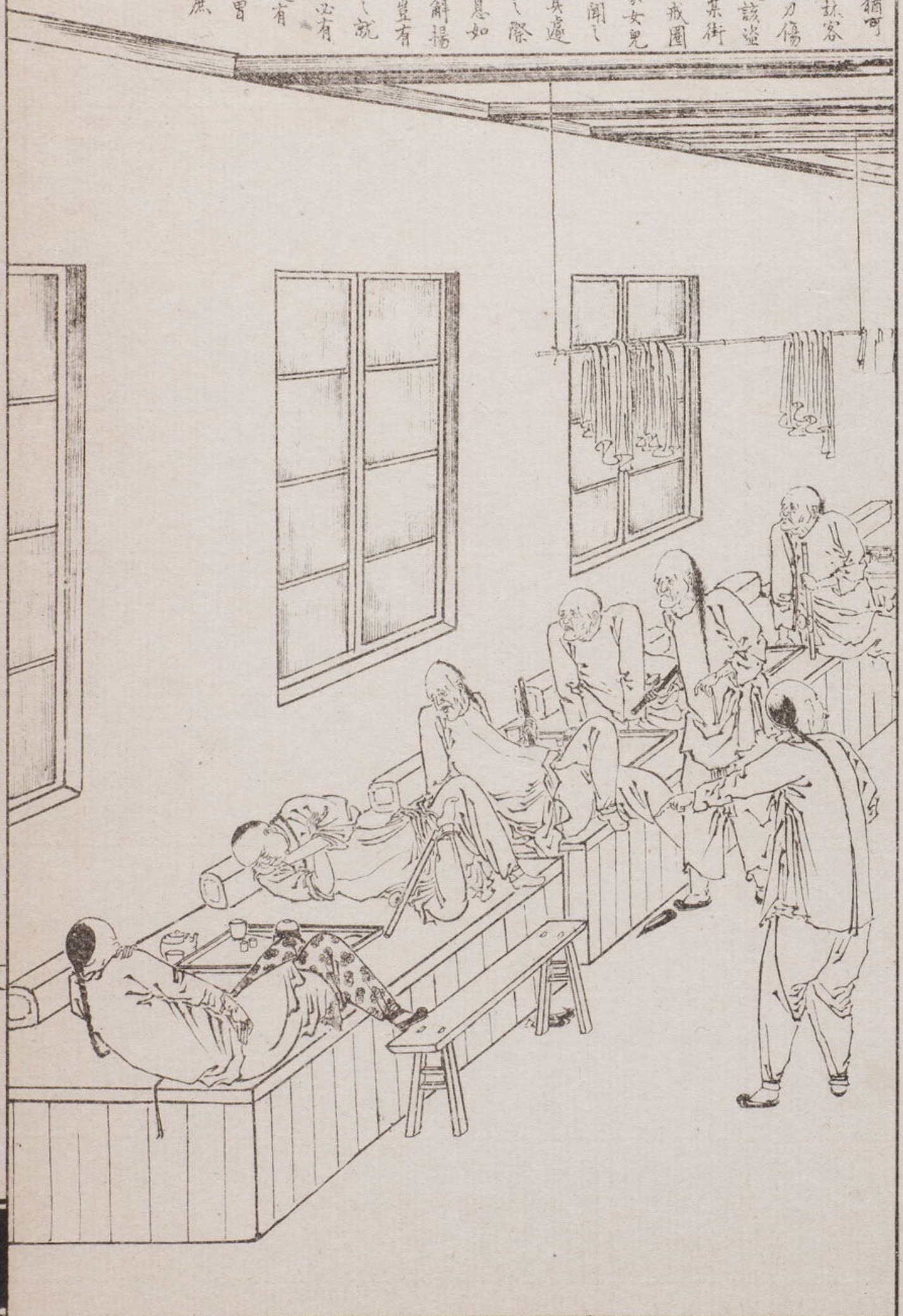
真 不 鬼 混



金塘香

夏然數十萬未提猶可  
咄嗟立解夏初被錄林客  
破扉入志意劫掠且刀傷  
二人至今業懸未獲該盜  
遁跡江南在常郡某街  
烟館內過遞指手上海圍  
謂同黨曰此即談家女兒  
物也一笑而罷館主聞之  
疑為盜欲報捕憲其處  
爾道走正社躊躇之際  
盜忽垂頭熟睡真息如  
雷逆報縣擒獲於解揚  
州一鞠即伏噫天下豈有  
不破之案哉談盜之就  
獲似為滿言所致然必有  
鬼使神差者遲速有  
時驚無倖逃之理曾  
經失足及早回頭庶  
獲保首領以沒乎

可敬



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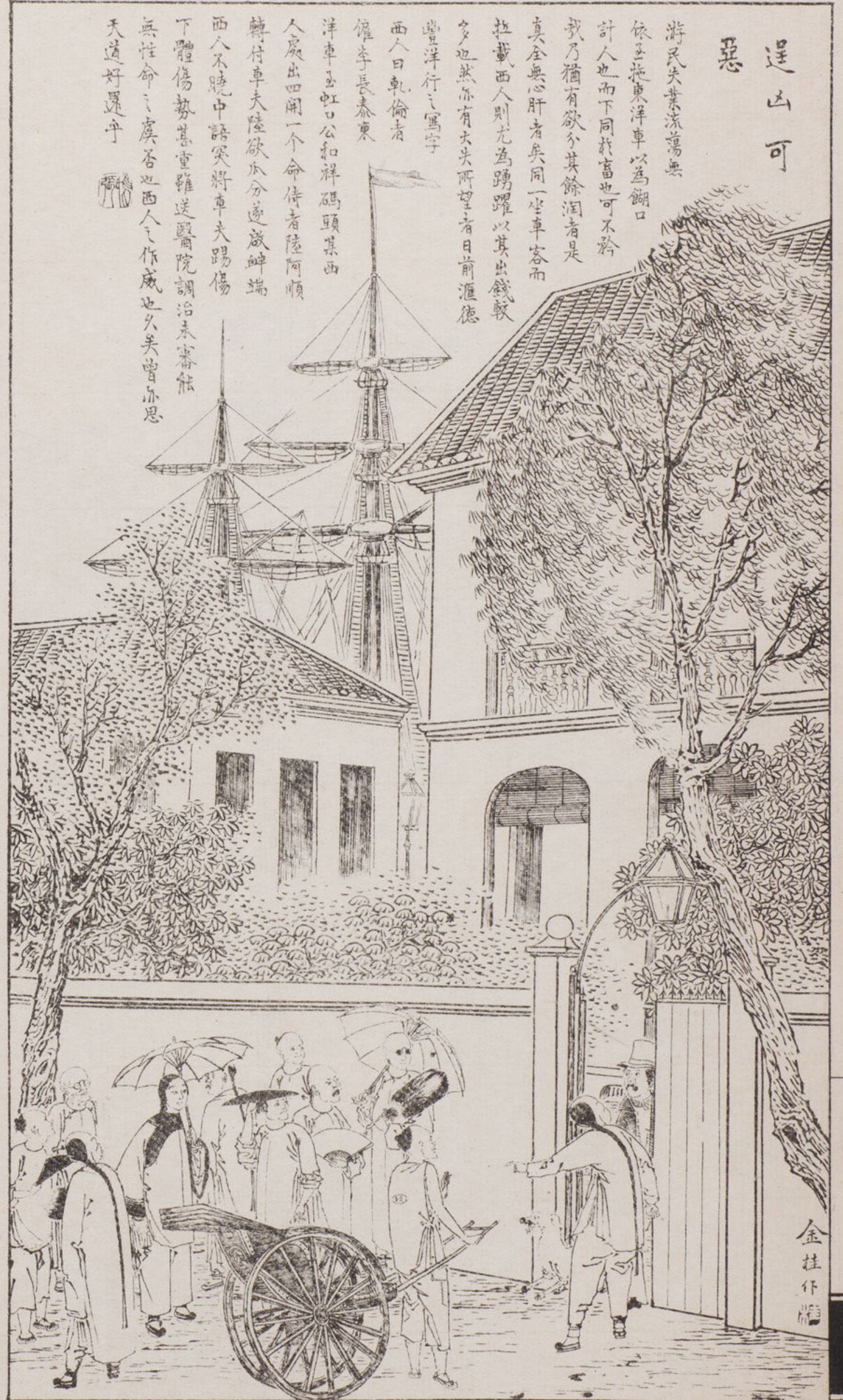
官署被劫

安徽甯國府屬旌德縣於  
前月上旬有盜二千餘人明火  
持械入署肆劫門役更夫  
以及內眷當之執受重傷  
縣令為熊君祖詒當即稟  
明上憲行文各縣一體嚴  
拿即數日內前後獲到  
十八名一經研訊正典  
刑惟熊令以名進士現  
宰官身忠厚宅心潔  
清勵行及遭橫禍真  
事之不可解者已



逞凶可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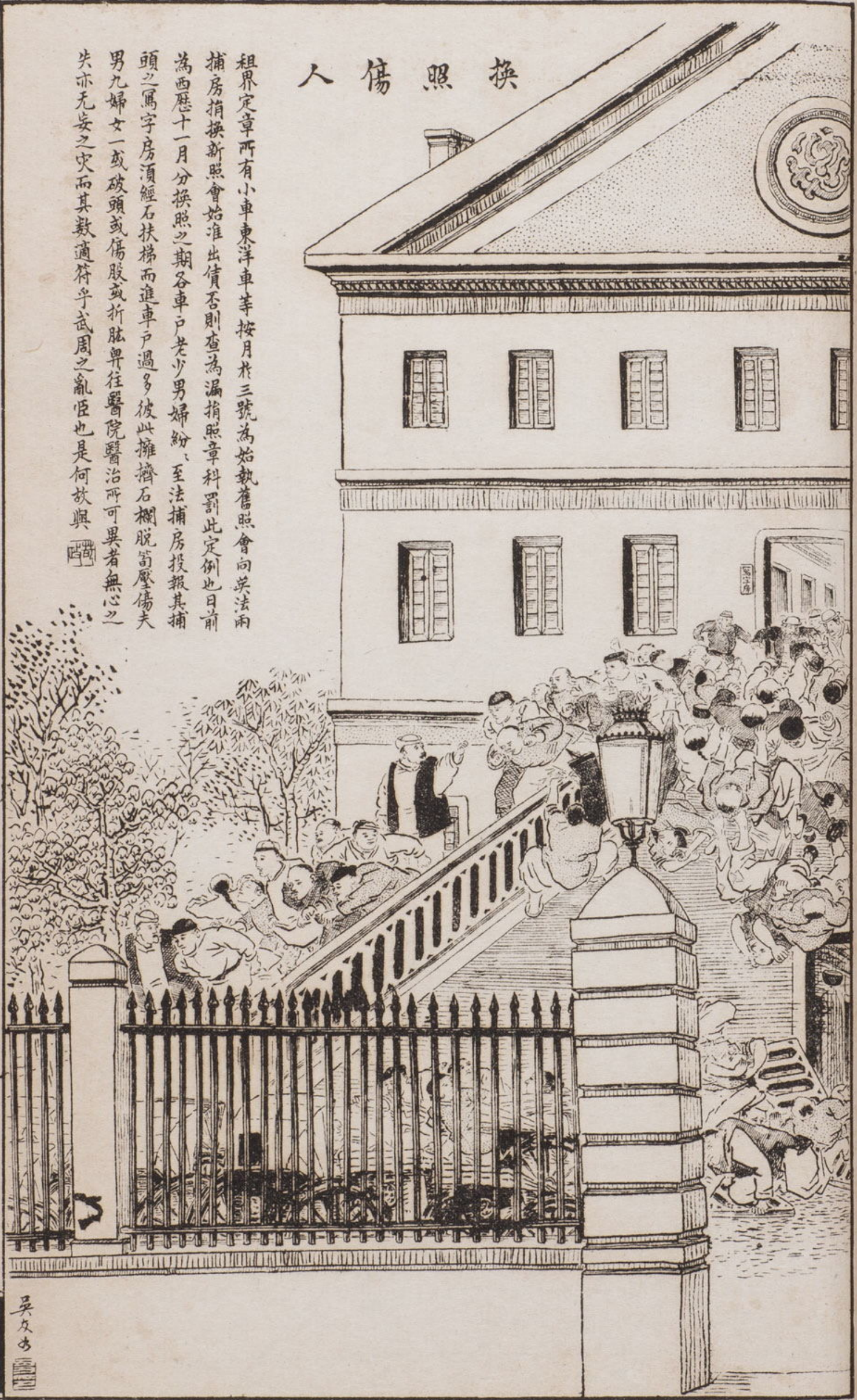
游民失業流蕩無依  
 依至拖東洋車以為餬口  
 計人也而下同於畜也可不矜  
 我乃猶有欲分其餘潤者是  
 真全無心肝者矣同一坐車客而  
 拉載西人則尤為踴躍以其出錢較  
 多也然亦有大夫所望者日前滙德  
 豐洋行之寫字  
 西人曰軋倫者  
 僱李長泰東  
 洋車至虹口公和祥碼頭某西  
 人處出四開一個命侍者陸阿順  
 轉付車夫陸欲瓜分遂激肆端  
 西人不曉中語突將車夫踢傷  
 下體傷勢甚重雖送醫院調治未審能  
 無性命之虞否也西人之作威也久矣曾亦思  
 天道好還乎



金桂作

換照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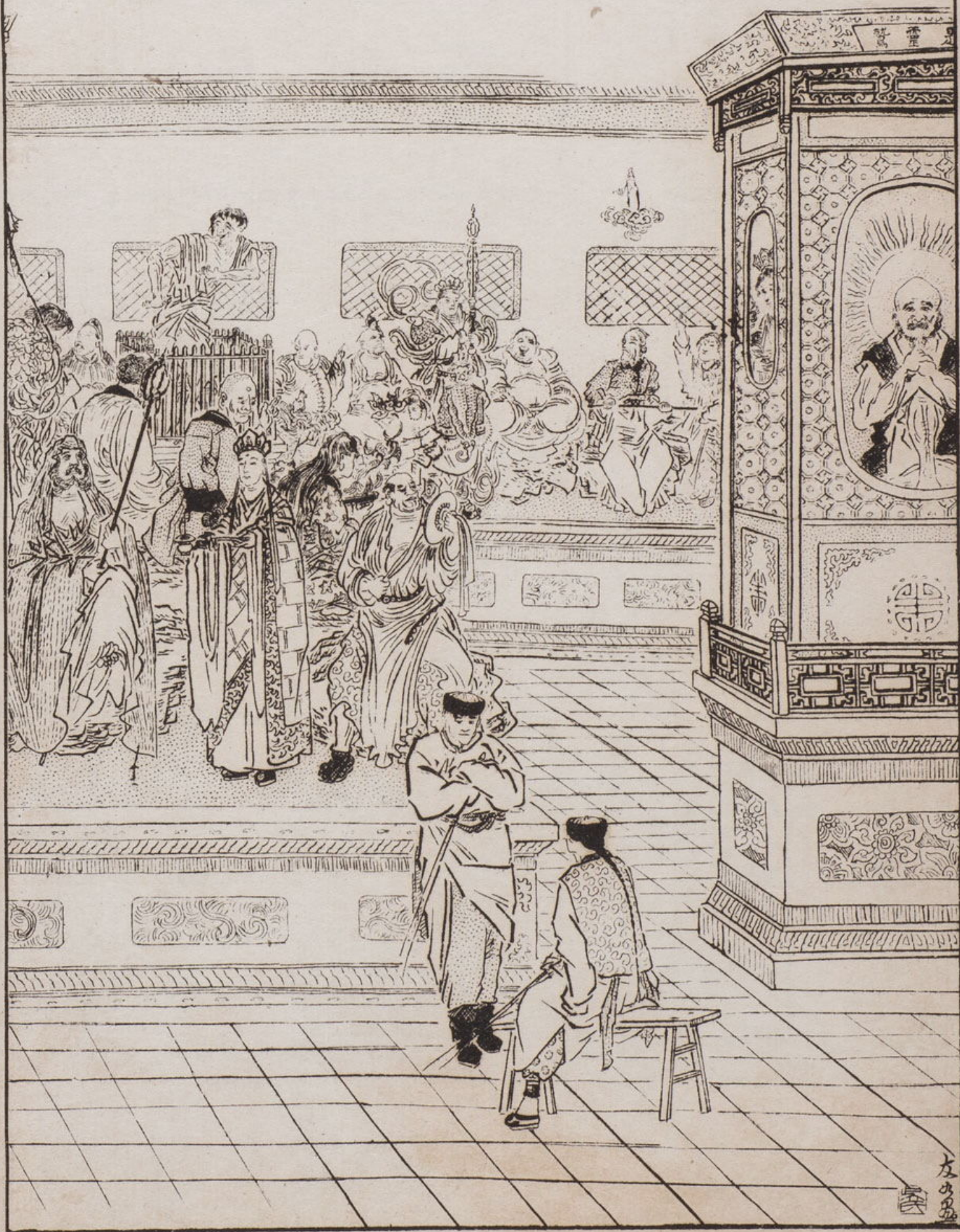
租界定章所有小車東洋車等按月於三號為始執舊照會向英法兩  
 捕房換新照會始准出賃否則查為漏指照章科罰此定例也日前  
 為西歷十一月分換照之期各車戶老少男婦紛至法捕房投報其捕  
 頭之罵字房須經石扶梯而進車戶過多彼此擁擠石欄脫卸壓傷夫  
 男九婦女一或破頭或傷肢或折肱昇往醫院醫治所可異者無心之  
 失亦无妄之災而其款適符乎武周之亂臣也是何故與



吳友水

罰清心地

身入空門心地不清  
強而  
過之是猶防川壅  
而潰  
欲橫則流同在氣化  
之中  
而必令其如枯井之  
無波  
難矣大抵節操二字  
惟聖  
賢為能實踐下此即  
難言  
之況又有披難非其  
本心



左

而為父母強令之者  
乎金  
陵妙相庵住持歸  
慧根  
者與蓮根同受月潭  
法戒  
為弟子蓮根以不守  
清規  
屢為有司所呵斥今  
慧根  
又不知因何事故經  
各護  
法罰令在五尊羅  
漢前  
各誦金剛經一百遍清  
其心  
以修其身亦君子愛  
人以  
德耳然究不如勒令  
還俗  
之為愈如願以償斯  
為莫  
大功  
德



鄉人獲虎

前人有言曰虎  
為百  
獸之雄性亦通  
靈人  
命關乎天未敢  
買焉  
獲食而其所以



敵於  
食之者以為善  
之人  
頭上有三昧光  
虎避  
之惡者漸滅盡  
虎不  
避也言固等諸  
齊野  
然亦勸人為善  
之一  
端溫郡永嘉西溪地方有潘姓  
弟兄二人入山樵采  
束一虎將弟斃之去兄弟泣不啞持  
拗擊之呼同伴援  
救之眾人圍繞羣械齊進虎怒擇人奮  
身一胡旋而棍棒刀  
槍齒斫數十桿後經拳師某力斃之潘某  
之弟得以無恙然則  
既入虎口仍慶更生而虎轉因之自斃不知  
附會穿鑿之家其  
又作何  
詞以為解乎



暢飲龜溺

故家子某寓金陵城南  
親串家故服甚都與人氣接  
知與不知輒稱  
莫逆日率其僕呼  
朋引類徵逐於  
丁簾笛步間酒地  
花天  
興頗豪邁  
狎妓甚而影不離  
夜甌



宿其寮為  
日已兼旬而一毫  
未拔  
也計酒席  
夜合費約百餘金  
龜榻  
以其往來  
多顯者未敢啟齒  
後經  
其僕道破  
隱事始恨前此承  
迎之  
過當無可  
出氣乃剝去其衣  
服而  
以便溺灌  
之以洩忿噫老官  
而空  
心者請用  
一壺



# 活埋罪人

前署廣東陸豐縣知縣徐慶陸在任內活埋罪人一葉綠鄉民  
 鄭承望教令其子鄭媽厚糾同族人鄭牛建寺搶奪分居胞  
 弟鄭承霖穀石經鄭承霖之妻控縣差拘無獲添派勇丁協同  
 將鄭牛建拿獲鄭承望輒敢糾眾持械中途將鄭牛建奪脫並  
 將勇丁宋求毆傷時徐慶陸在鄰鄉催糧宋求就近稟驗即帶  
 勇掩捕帶回審辦勒交尚未出村鄭承望倔強叫罵不服審訊  
 因而用刀禁制幾傷咽喉令在路旁掘坑埋示眾雖鄭承望罪  
 犯應死而州縣官不伸國法擅用私刑仇殺罪人其暴戾凶狠之  
 性情亦可見矣出字百里如保赤而誠求此風能無繫人思乎



津人惡打

北方風氣剛勁自古已然地  
雖百世不易也前月  
天津紫竹林有郭六郭二者  
與薛兄弟有嫌隙各換棍  
刀各招



黨羽爭鬥片法租界  
中一

混戰郭六砍傷頭額  
而郭

二  
之手指去其三薛四  
巴力

竭  
倒地猶唱打不止口  
觀者

遠  
立數百步外雖唱住  
手要

無  
一人敢於上前攔阻者  
真惡

打  
也任金革死而不厭二  
語不

帝  
為若輩寫照

為若輩寫照



創見異豬

華人之旅居新嘉坡者定繁有徒日前有華人在該處木匠街手攜玻璃盆一具中置一物形如猪一首二面耳則有八一時哄動路人聚觀者途為之塞迨差拘解西官西官命送西醫羅威處令以藥水浸練不使變形送入博物院以備致核西人之重格致於此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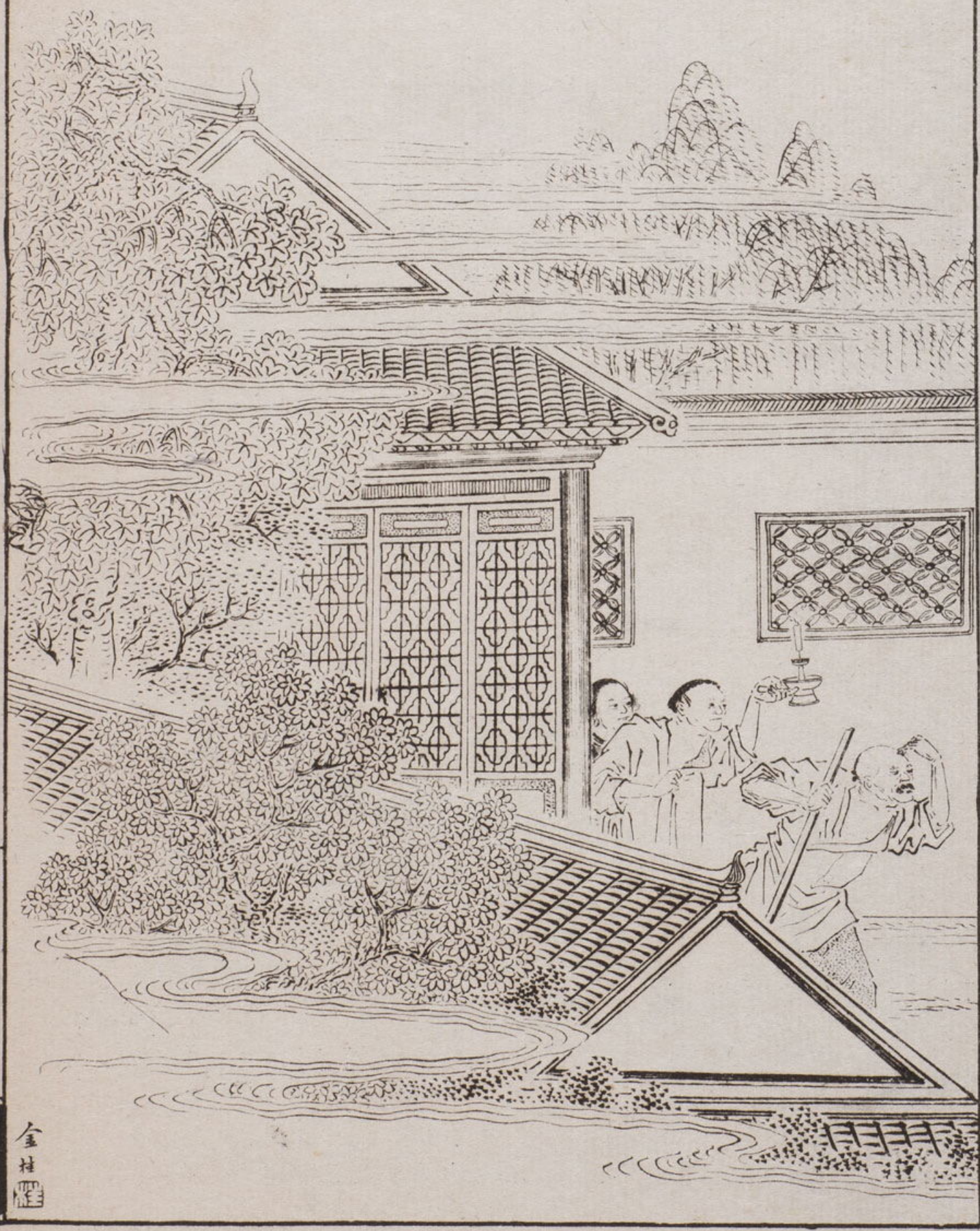


賊不改志

王小五仔者揚州人不耕  
不織  
無衣無食每當飢寒交  
迫時  
輒忿然作色曰大丈夫不  
能留  
芳百世亦且遺臭萬年  
安能  
懣懣久居此我則去而從  
梁上  
君子遊久之飛簷走壁  
膝筐  
探囊無技不學亦無學  
不精  
乃於綠楊城郭間一試其  
妙手



空：術日新月盛積聚  
如山  
某年葉破邑尊知華  
楚不  
足窮其術飭匠鑄鐵  
槍一  
桿約重數十斤繫之項  
與足  
俾形影不離又久之居民  
憫其  
苦也不復念其舊惡每  
家日  
給數文錢錄積寸累居  
然有  
家室矣上月某夜忽又  
見撒  
心喜穴某家辟而入究  
以鉄  
槍笨重運掉不靈為  
事主  
所獲執送公庭君子曰  
是為  
馮婦也



詐死証錢

商人建立會館籌設公所抽收  
 羨餘以恤同業之困  
 之意至美法至良也乃有利必  
 有弊亦視奉行者之  
 何如耳上海金箔一業亦循是  
 例凡同業死無以為  
 棺殮者向司月處提取公項錢十文以  
 濟其急需有林某者習是  
 業而行為不正早入富鄉日前令其母赴  
 公所報病故司事攜錢往  
 見林僵卧榻上無氣息司事慮其誇張  
 為幻以紙煤薰其鼻觀大  
 嚏不止扶持司事衣袖曲跪求救司事曰  
 似此為人此款終已結得到  
 手但須稍待時日耳婉而多諛語殊為永



友必化

道士技窮

營口有某甲者操駁船為業要一婦妾  
 僅中人而善修飾居於三義廟之東南  
 隅甲恆宿於舟間數日一婦故羅羅數  
 自有夫而仍小姑居處無郎慣也上月二  
 十三夜王漏將沈銀燈欲施正思迷朦  
 睡去恍惚見一偉丈夫登榻求歡婦  
 欲拒之而手足癱軟任其狂暴而去如  
 是者三夕適甲婦見婦聲色迥異  
 曩時異而詢之婦以寔告甲曰此間  
 有某道士善勸術邀之來或可  
 驅也天明即往俄偕道士到家披  
 髮仗劍口中喃喃誦符咒久之無聲  
 息以為妖魔攝伏矣無何婦發狂  
 道士且漸且忿亂擊響木空中若  
 有物擊其首即仆倒地僵卧泥塊  
 若失此豈婦之夙冤與抑道士操  
 術未精輕狂取辱俾不敢妄言安  
 作與



九十

金蟾春

吳淞形勢



基隆開戰以來邊防益加嚴密  
前月二十二日專派友人赴吳淞口周  
覽形勢見臨口滿架砲台架有兩米  
後膛克虜伯各砲計有五種遠近均能  
施放命中英左堅築土城直插寶山縣  
城俱有槍炮架起防兵輪守其泊口有  
有小兵輪二艘活砲台一座左首長江口岸  
泊有南琛南瑞南威三艘小兵輪二  
艘其活砲台與鐵甲船以及岸上砲台守  
如品字式巨砲犄角而法、兵輪兩艘與英  
公司船一艘泊海面是日我鐵甲船一名  
開演者皆官為徐參戎傳降友人登舟  
往觀參戎持入則見槍炮器具整齊鮮明  
參戎亦深諳管駕布置井、與泰西無異  
時將傳暮餘船不及編管乃辭別言旋  
內地未知虛實搖惑添多故將淞口的確  
情形繪成圖幅以供眾覽俾知我  
國家武備之隆卓越前代而  
中興以還益見力圖自  
強之不遺餘力已



法敗詳聞



張志瀛

基隆一役前將戰勝  
情狀繪成圖呈覽

諸君矣近得日耳曼  
人來滬述及戰事尤為

詳細其時彼船亦在基隆海  
面觀見法人抵禦用炮熾我炮台

台上火藥被炸華兵遂退此時法  
兵派兵三百名攜車輪炮四座大小旗

幟帳棚一切登岸備置炮台以及台後山  
上方欲前進而華軍約千人嚴陣以出

相與對敵法兵不支各旗幟砲倒光  
多逃柵帳衣帽隨路遺棄法兵產落洞

穴亡批指奔至水邊又以船離岸遠相  
率下水而又為海水漂沒幸有小刺子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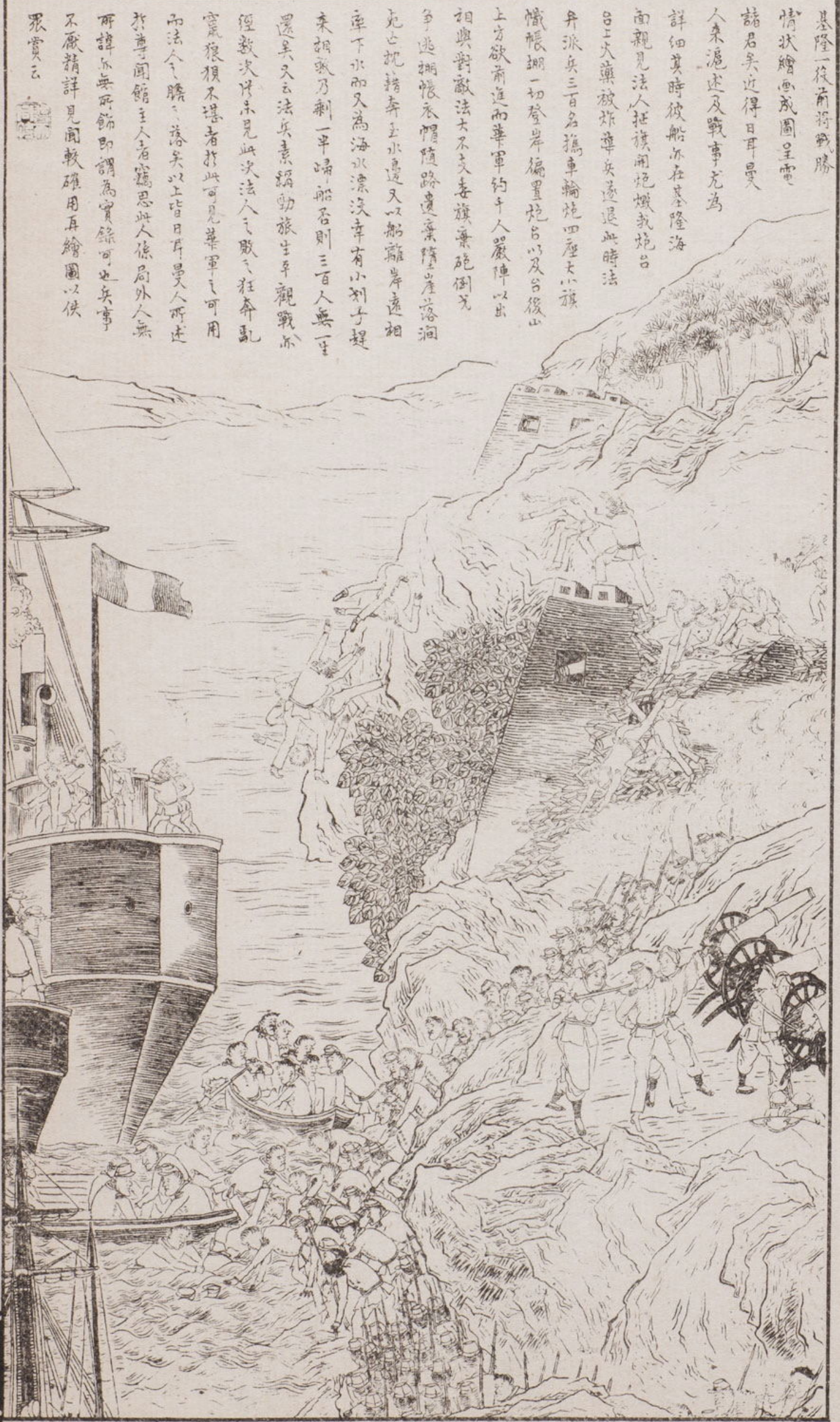
來相救乃剩一半船船否則三百人無生  
還矣又云法兵素稱勁旅生平觀戰亦

經數次未見此次法人之戰之狂奔亂  
竄狼狽不堪者於此可見華軍之可用

而法人之勝一落矣以上皆日耳曼人所述  
於粵之聞館主人者竊思此人係局外人無

所諱亦無所飾即謂為實錄可也兵事  
不厭精詳見聞較確用再繪圖以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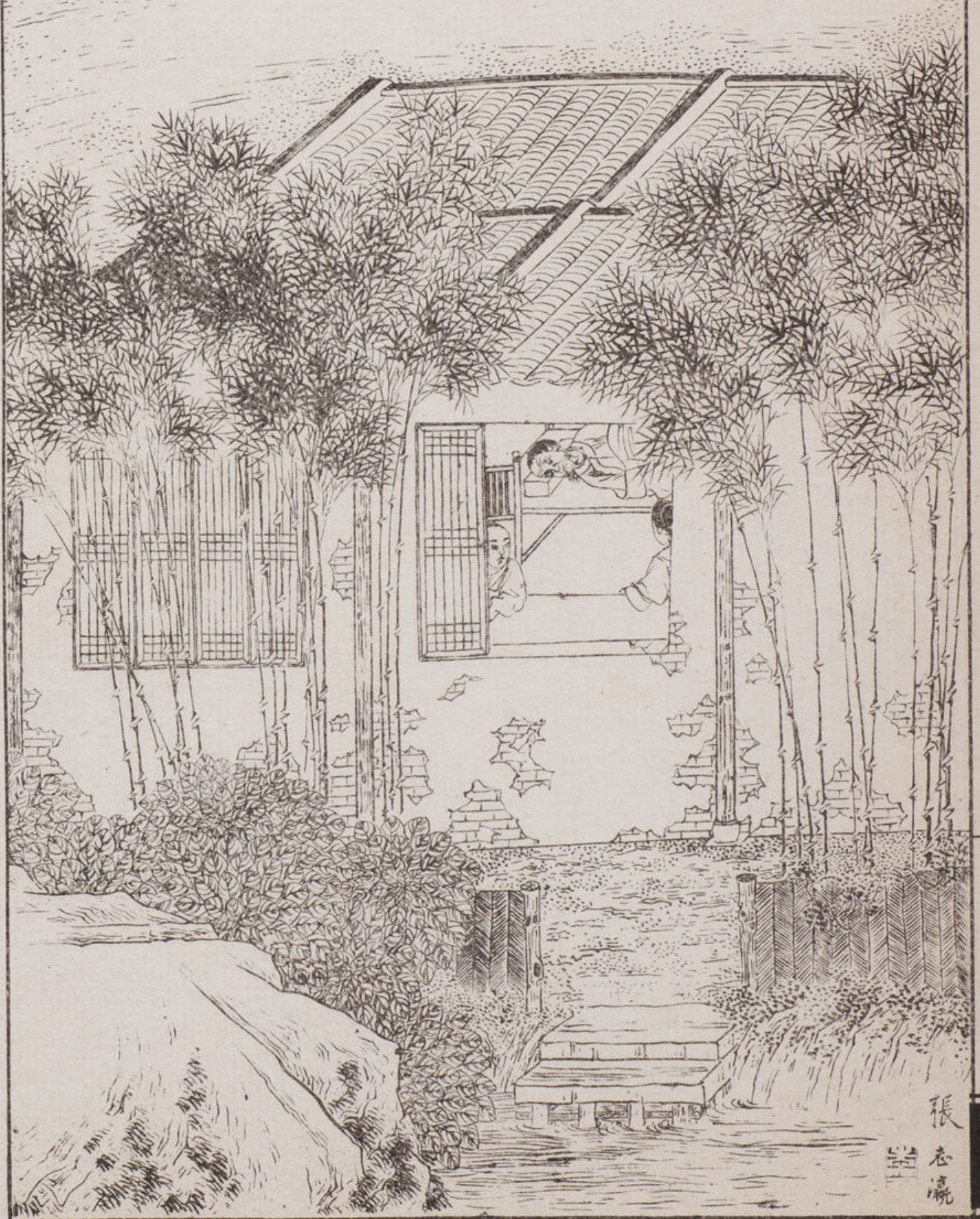
眾賞云



活埋逆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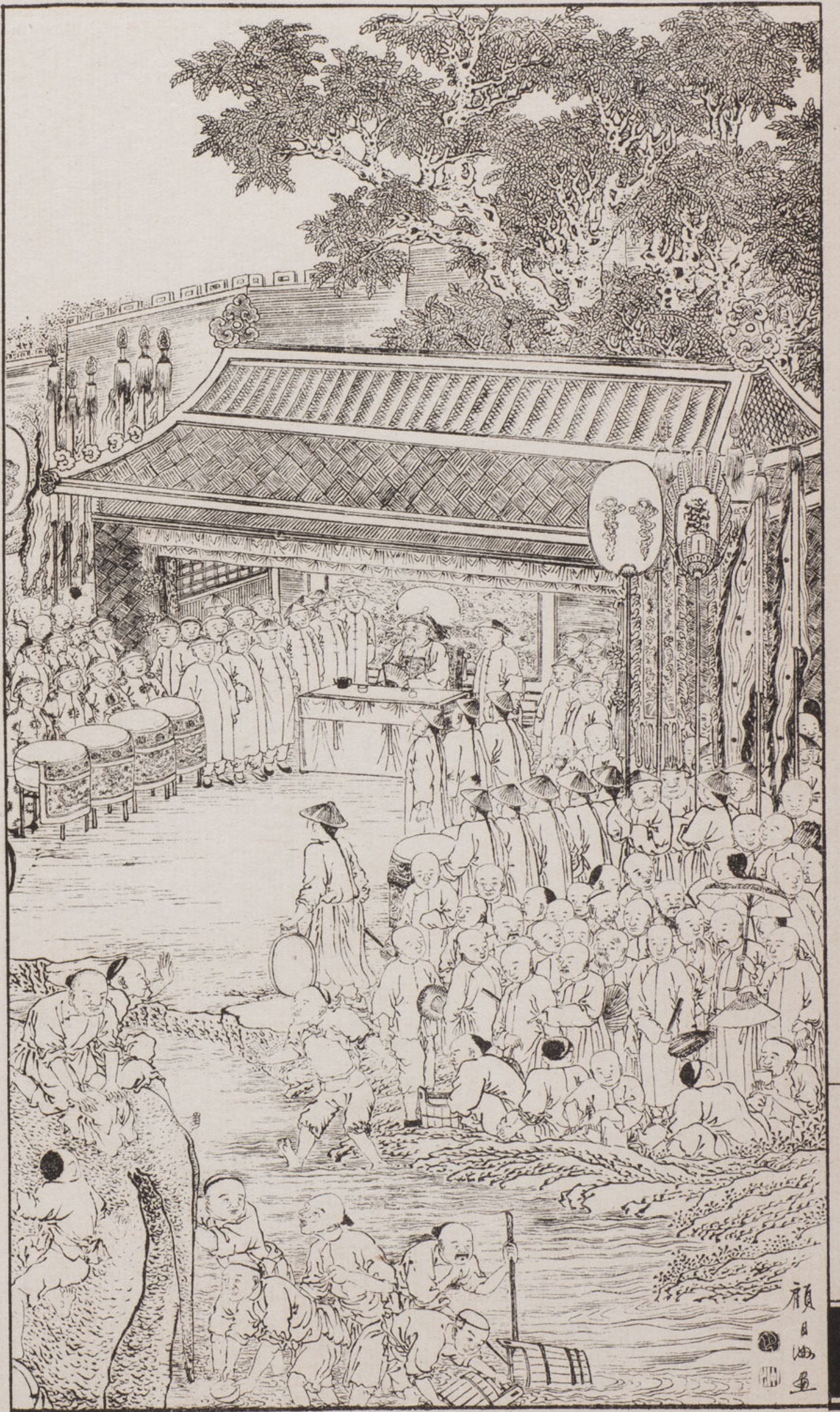
江都儀徵毗連處有一小村落名陶家  
 凹居民程某歲產也父早世母氏黃守  
 志撫孤乃能成立近年為子取媳氏周  
 滿望舍飴弄孫樂此餘年不謂其子待  
 之虐媳又胭脂虎暴視其姑若眼中釘  
 近程以夫業閒居益復恣睢虐小夫  
 婦噴鴛鴦叱燕鶯使其母不能片刻安  
 一日因烹魚失饪大受于媳怒罵母完極  
 涕泣謂子媳曰汝輩可給我盒中烟我將  
 服以畢命免致取汝厥憎媳應聲奉  
 程亦聽其所為不與灌救時有隣女在旁  
 目擊事歸述諸父其父糾人往視則已奄  
 一息不可救治矣母哭里中者老令地甲呼  
 媳父至悉訴二人忤逆之罪問其若何處  
 置媳父謂事一經官必多拖累不如將  
 逆子媳坎地活埋以絕其命眾從  
 之遂擇山僻處鑿穴生瘞  
 而盡貨所有以贖其母嘆  
 慈烏一微禽耳尚知反哺其  
 母而程以醜然人面忘所自來



張志瀛

戮犯逆倫而不悔繩以法律  
 自必厥之抱刑豈活埋逆  
 足蔽其辜哉





顧日如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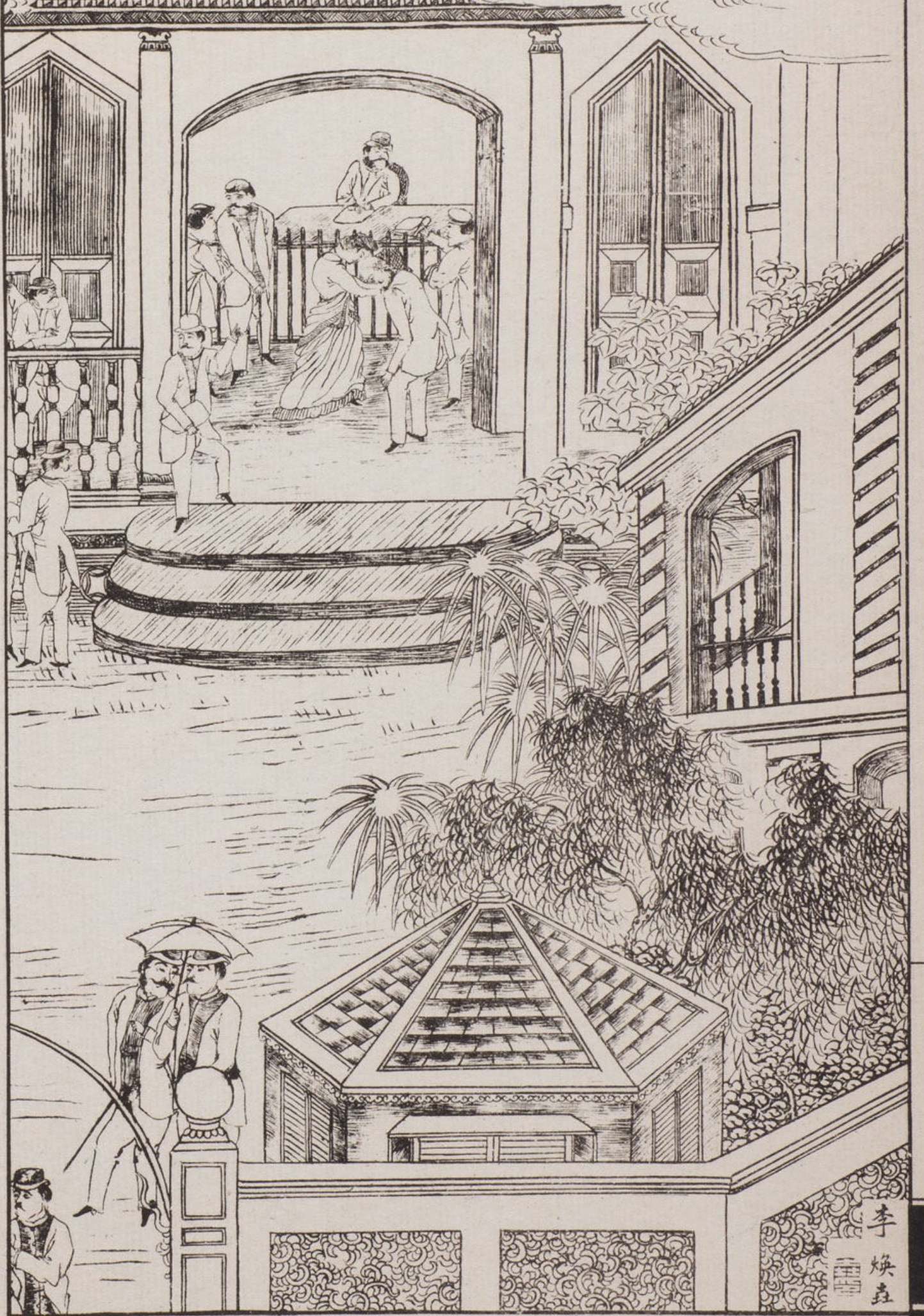
象年例洗

同治初年僕有外家弟隨侍  
乃翁官蜀任所任未滿乃翁以丁  
內艱卸縣象由陝達京以返  
蘇時蘇城克復未久避劫婦  
未殊抱戚屬凋零之感以故一  
經謀函同慶更生悲喜交發時輒道  
平生經歷事一日與氣秋高親朋集置  
酒一盃藉新離情乃云抵京後聞說有象  
數頭亦供職事相傳是前代物月食餼廉  
有定例有等差象奴稱象曰爺人往就視必  
先由奴稟請首肯則可否則無相強焉其喜  
也以鼻搽奴顏倒播弄以媚人蓋欲閱視者  
多給錢文也有時奴以窮新即竟日不食以男  
子倘不告而取必有禍夫非物之通靈者與年例  
初伏第一日宰象出城在宣武門外西首減河洗  
刷暨洗者為鑿儀衛堂官京師畫友繪圖郵  
遞故追憶夙昔所聞者而書之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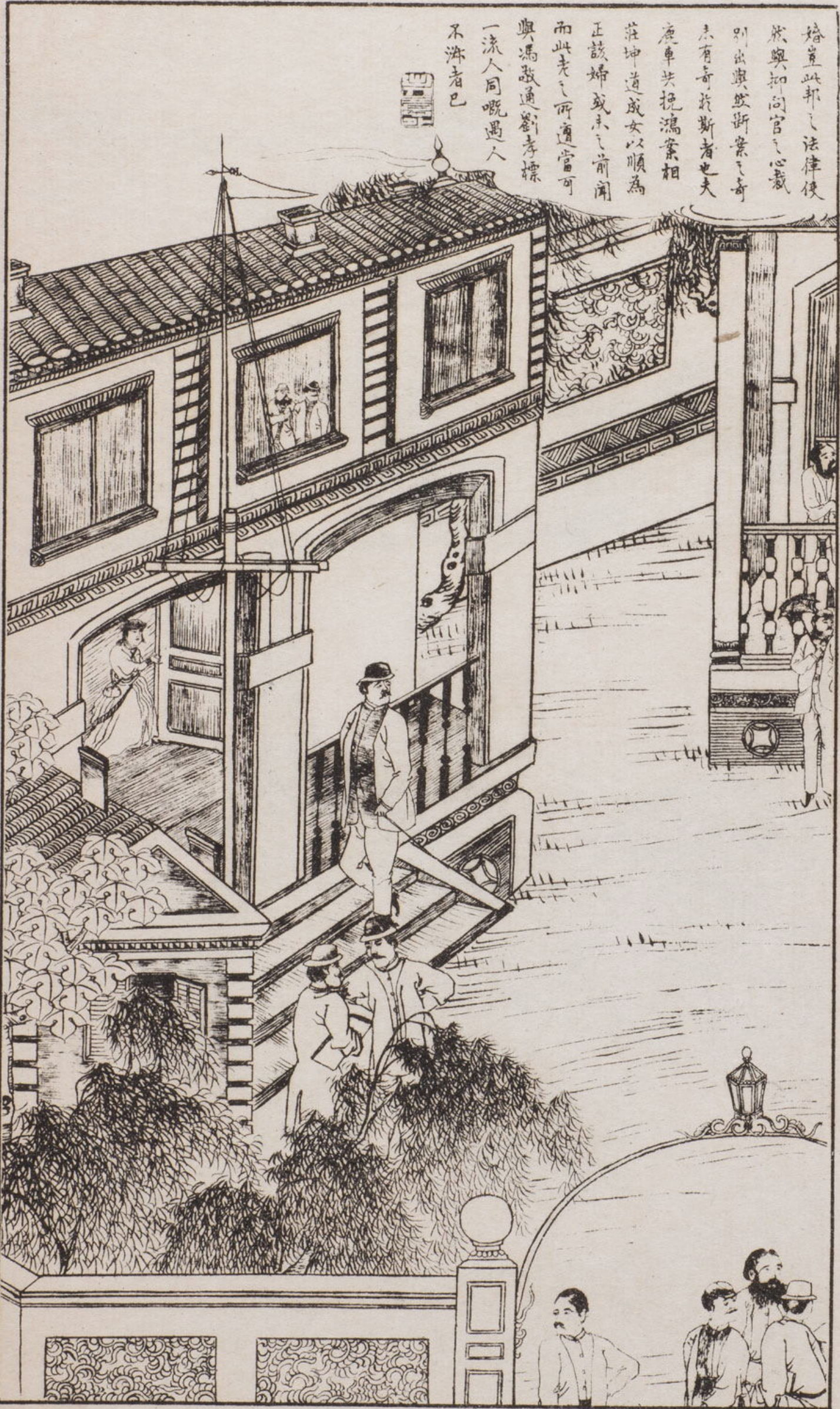
離 婚 奇 斷

田舍翁多收十斛麥  
便思易妻有是說  
者詎必有是事乃近  
來泰西有一婦赴衙  
門控告請與其夫  
離異則真事之相  
及而道相對者也  
官訊其所以日年  
老頭垂齒露面  
目可憎寔不能  
與搭老官召其  
夫至以酸牛乳  
灌其頂令婦  
飽之并飭人  
牽一驢命婦  
倒騎於背而  
笑之乃准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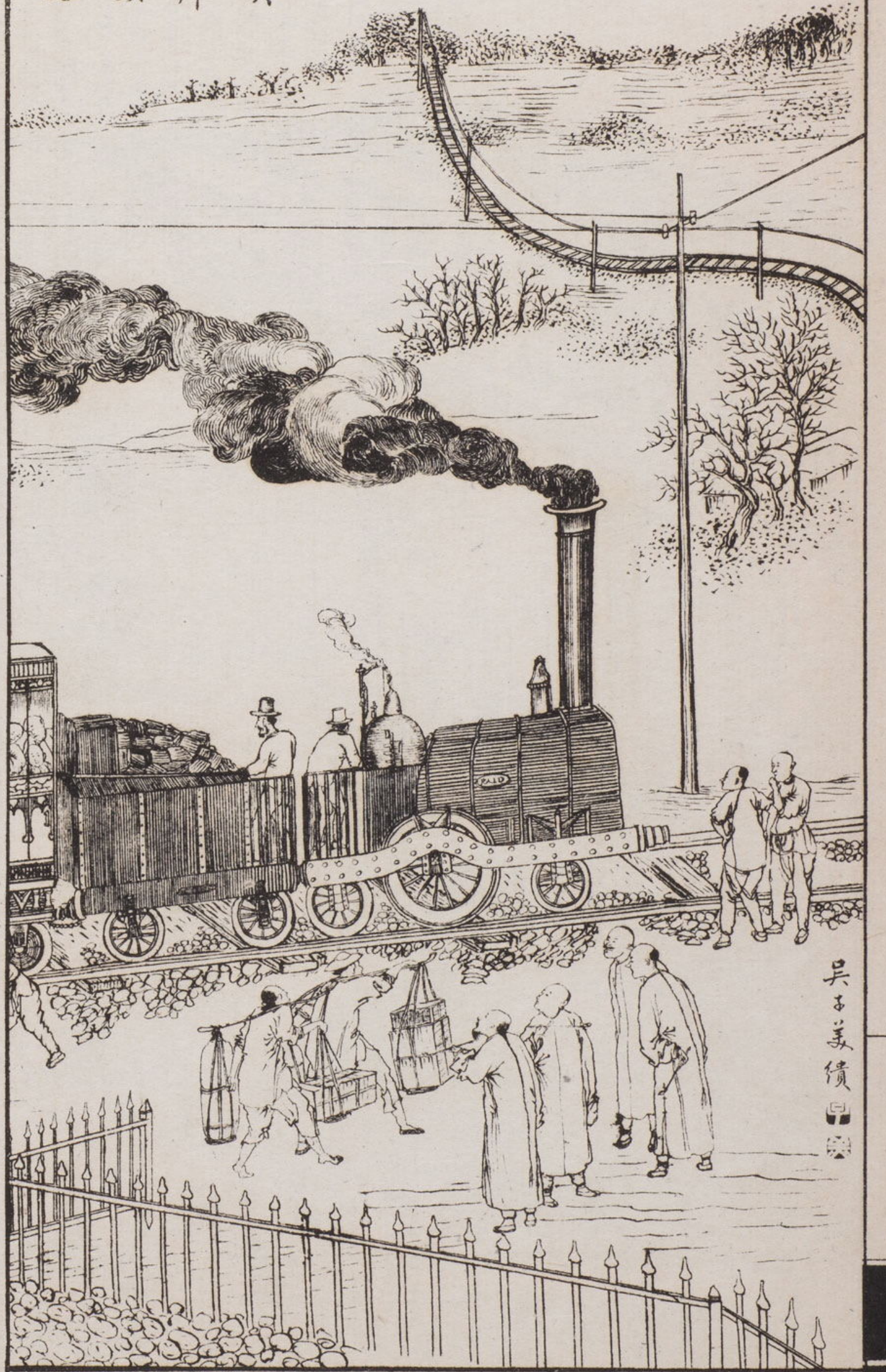


李煥章

培豈此邦之法律使  
然與抑向官之心裁  
別出與然斯案之奇  
志有奇於斯者也夫  
庶車夫挽瀉案相  
莊坤道成女以順為  
正該婦或亦之前聞  
而此夫之所適官可  
與馮敬通劉孝標  
一流人同慨遇人  
不濟者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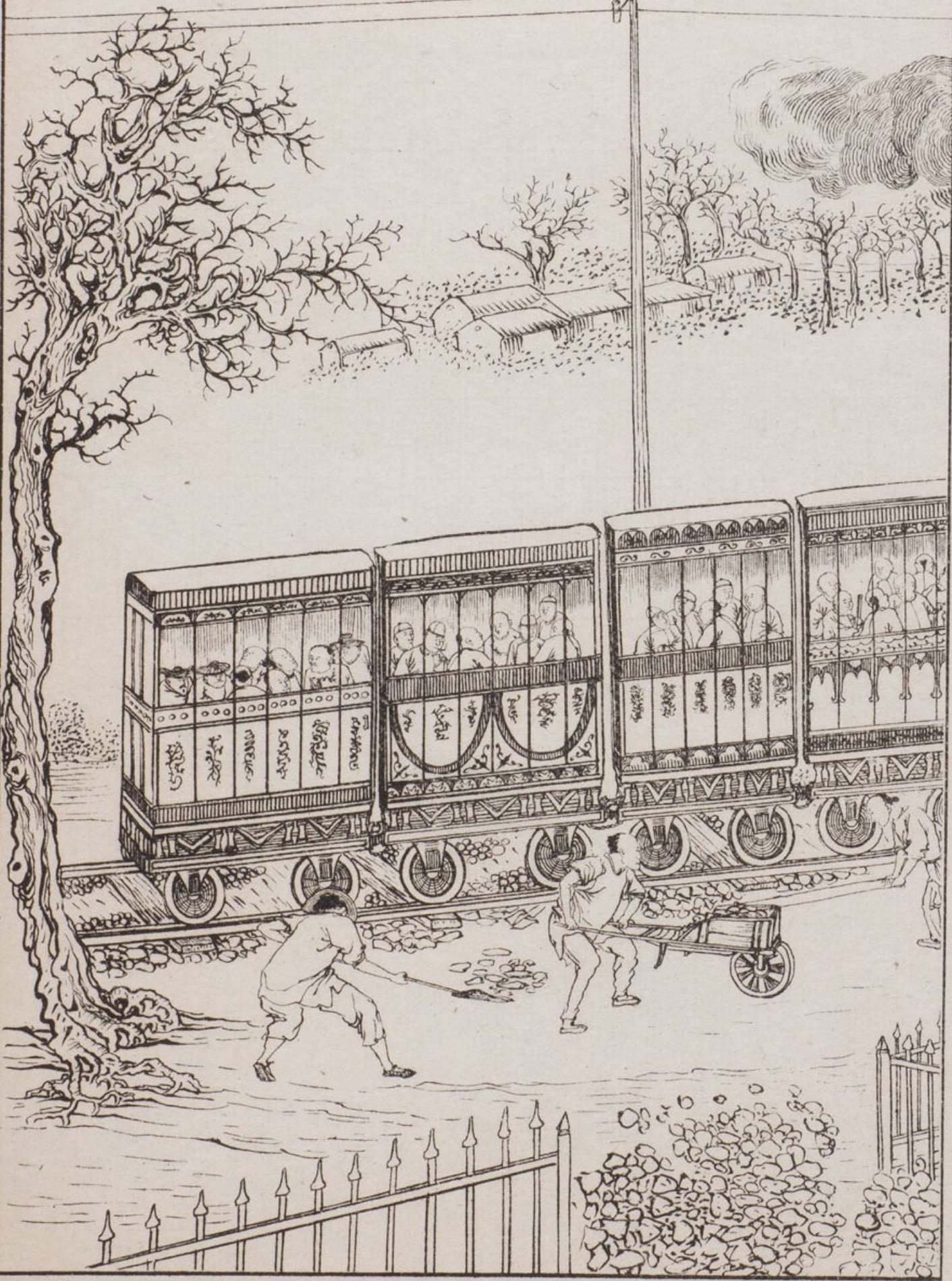


興辦鐵路



吳子美續

泰西通商以來仿行西法之事  
至三十年而益盛將欲前一切成  
見雖未能破除舊習然運會  
而而風氣漸開復曩時之拘於  
墟矣同治李平火車已舉行  
於滬粵由上海達吳淞三十餘  
里往返不踰二刻惜為當道所  
格議價造作之費遠致成功  
前於五月下旬天津來信云創  
辦鐵路一節 朝廷業已允准  
由大沽至天津先行試辦嗣  
於六月二十三日悉 朝廷又頒  
諭旨 飭令直督李相連即某  
欽與辦天津通州鐵路其火  
車式樣前一律為機器車由是  
而下或無人或裝貨物一二千乘  
均可拖帶將來逐漸推廣各  
省通行一如電綫四通八達  
上與下利賴無窮竊不禁拭目  
俟之矣





佛 寺 曬 經

京師善果寺在朝儀  
門內大街路北殿宇  
宏敞院庭幽深古刹也  
藏經頗富年例  
六月六日舉曬經會一  
時善男信女携  
香火噴來結善緣  
者眾僧徒接不  
少急後堂有鉄鉢一  
大可尺中種論  
樹名曰苦慶有餘  
每年以故葉之禁  
枯卜香火之衰  
旺皆都隆於暑日  
坦腹卧烈日中



顧月洲

人問其故曰曬書  
其氣象何等  
清涼適也該僧  
等藉曬經  
之名目賺眾  
姓之錢火  
而莫胸次珠  
覺委項  
醒歎



優人作賊

兩淮鹽務甲天下咸豐以前鹽商萃聚揚城其富饒氣象直將上將王侯往家藏鞠部張廷漢劇習為故常以故梨園中之色藝俱佳者趨之如水赴壑而舊觀未能遠復若輩生涯冷淡淡入穿窬六月初二夜新城晚吐巷凌宅獲一賊班中一副淨也窺城後并街所獲者老旦也初四夜彩衣街郭宅後院有二賊緣樹而下一夫淨一武旦也均經送官懲辦從前三五雜齡登場一曲既得纏頭數百緡今以飢寒之故流為竊賊事雖出於不得已然世道之盛衰其能無今昔之感乎



金蟾春